

千六百人○丁酉世子行秋享于輝德殿○戊戌以李穰同知中樞院  
事李正寧忠清道都觀察使慎幾江原道觀察使正寧以駙馬有  
學識吏才特授是職○遣都體察使皇甫仁于咸吉道命都承旨黃守  
身賜宴于興仁門外餞之又命議政府餞于普濟樓賜花酒以極寵慰  
之築行城自會寧府北東時家南峯至于吾都里金瑞家之里石築八  
千七百四十九尺削土四萬一千七百八十九尺役本道民八千五百  
二十六人八月十五日起役九月十四日而止又自三水郡西魚沔江  
口至于桑木原石築三千五十尺役甲山三水民一千人八月初五日  
起役九月初五日而止以里計者二十九里二百三十一步二尺時仁  
銳意築城每歲春秋出入兩界不避凶荒西北之民疫焉○已亥傳旨  
承政院自今世子下徽旨時伯叔師傅只稱職而不名○諭開城府留  
守外家驪興君閔朴墳墓願剝北神寺額地僧人不得寓居無以禁火  
今聽戶曹叅判閔伸之言近地亡廢寺社村瓦撤取轉輸以給又諭京  
畿監司臨江縣文順公閔頓墳墓洞口移構芬地川院使接僧徒以備  
禁火然院宇須設路傍以便行旅若其不可置之地具辭更啓且驪興  
神勒寺文度公影幘在焉無賴雜僧不能守護以致踈虞今令全羅道

長城白巖寺僧學蒙入住其令安接○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京外官加資  
但考官案爲之或因年月記錄錯誤除授亦差自今凡中外官吏滿朔  
加資者各自開寫受職年月京中則呈本司外方則報監司移關該曹  
更加磨勘加資 從之○辛丑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諭京畿監司  
聞城底十里之外棄置人屍者頗多近尚如此况其遠乎掩骼埋胔已  
有法令而守令不能奉行卿其知之以時考察○刑曹申洪州囚強盜  
金乙珍永柔囚朴暗者里依律處斬 從之○癸卯刑曹申文義囚強  
盜貴生依律處斬 從之○傳旨禮曹倭野人誠心來獻之物有司定  
品率置下等抑價題給實爲未便今後定品之時務令的當若擬於上  
擬於下之物從優定品以爲常式○甲辰司憲府啓近以趙由禮兼判  
通禮門事通禮乃近侍執禮之官非濫擢之後所宜爲也請改之 上  
曰所言是矣但如此之人不通仕路以矣往者大臣議云以世界廢塞仕  
路有違聖人之道予乃從之由是由禮由信並登科第而仕路始通矣然  
今舉義陳之議諸政府○乙巳對馬島宗貞盛隆摩州藤原熙久遣人  
來獻土物○丁未司諫院啓士之貪婪女之濫放一也趙由禮濫女  
之後今授判通禮之職相禮之官其任至重非此人所堪爲也前日憲府

極陳不可臣等以謂當蒙俞允今尚不改臣等敢請改之憲府又請之  
上曰由禮兄弟出身文武科經歷東班今拜是職似無妨也且惡惡止  
其身乃聖人之法欲將此意以廣用人之路其勿復言由禮便佞巧慧  
能揣人好惡善事權貴不量其分以淫穢之家奉養東宮郡主人皆  
笑之○京畿長湍縣女三月一產二男一女賜米五石○庚戌刑曹申黃  
州囚強盜金自玄尹忠山等依律處斬從之○辛亥世子受朝參于繼  
照堂日本霸家臺倭藤原定清來獻土物○平安道都節制使啓公邊  
赴防正軍或以殘劣人私自代送以此防禦疎虞自今赴防正軍石首  
依船軍例官給圓木牌一面書姓名年甲容貌及父母姓名一面書某  
縣某里居住烙以小篆正軍二字以杜代立以實防禦從之○刑曹申  
定州囚強盜金松林金連僧信淡等七人殷山囚金自元趙得只金拈  
等四人順興囚朴莫三等六人依律處斬從之○乙卯諭京畿監司豐  
德郡月巖寺欲施丹雘司直李楊羨率工匠而去鄉以營中米穀以支  
供億○丙辰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禮曹判書許詡啓今年諸道農  
事豐稔但黃海一道可慮然不是失農願令諸道依舊進膳從之唯命  
黃海道勿進○丁巳議政府右贊成金宗瑞上書曰我國家政教修明

治具畢張無有可言者獨兵之一事爾兵家曰不教民而戰是以衆與敵也儒者亦曰兵不在多在乎精今之甲兵果堅利乎士卒果訓練乎以臣所見恐未得其精銳也下三道地大民稠宜其士馬精強也而健馬常少甲冑不堅綴弓矢不強利執木弓者十常八九臣所目擊以如此之卒又不訓練其知坐作進退者幾稀矣况平安黃海兩道年歲不稔殺死不贍奚暇訓士卒繕甲兵哉平安道則加之以征役之勞護送之煩雖沿邊各堡謹備隄防內無應援之固鼠竊則可以制之如有巨盜則將何以待臣每念于此食不下咽昔遼人曰女真之兵滿萬則天下莫敵遼果敗於滿萬之餘其在前朝以亡元之餘燼卒犯西鄙邊方失馭遂長驅不止如入無人之境是謂殷鑑國家內設訓練外置團鍊者固欲其繕甲兵訓士卒以備不虞也今則不然或曰年荒或曰無警或曰民勞務爲姑息不修弓矢不繕甲冑不習射御不隸陣法漸至於此民不知兵實非細故也臣聞中國禁衛軍士逐日習陣諸路鎮將不遑暇食從可知矣其以天下之大甲兵之多盤石之固如此汲汲謀深慮遠不可尚已我國西北境連山戎東南逼近島夷四方受敵豈宜一日忘備也今欲教習則議者曰民飢不可用也欲修甲兵則曰民

貧不可支也欲其點檢則曰民間騷擾也欲有動作則曰倉廩虛竭然  
外患謂我民飢而不生手外寇謂我虛竭而不至乎自古患亂或生於  
艱難之際此亦不可不慮也臣願八月爲始京中軍士除入番外間日  
習陣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又習射御慣馳騁擊刺之方令諸道大小鎮  
將常率當番軍卒如上教習待秋收既畢依已前格例各道各官諸色  
軍丁軍裝馬匹姑令監司當巡行時一一點檢連續操鍊毋或懈弛臣  
粗知武事一日不執弓矢則生疎况十月乎馳馬亦然宋將岳飛整部  
伍勤訓練超壕注阪靡日不習其子雲超壕馬躡將欲斬之諸將固請  
而止猶笞數十是故彌令嚴肅士卒奮勇所向無前此教習之明驗也  
若以臣言爲是兩訓練則倘有倉卒之變利益百倍雖無倉卒何至損  
傷而有悔乎伏望 上裁上命世子引見左議政河演左贊成朴從愚  
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孝右叅贊鄭甲孫都承旨黃守身傳旨曰自  
古中國有事則我國不可以無備昔 太宗皇帝在北方其時以爲在  
北方必有意卒克禮以謂宜有備其後許稠趙未生曰平安道宜廣蓄  
積以備不虞此道使臣數來民疲財竭李滿住又構邊隙一方騷然全  
宗瑞所言訓士卒鍊器械等事甚合予心然國家欲舉事或有沮之者

又力不足而終有未成者卿等宜各陳長策演曰下三道州縣以民戶  
多寡爲差假如五百戶之郡則出一人一千戶之郡則出二人其郡備  
衣糧給送平安使之輪番赴防則事易辦而平安之民可息肩矣宗瑞  
曰臣嘗鎮咸吉控弦之士甚多又巡察慶尚兵甚不精平安則雖未  
目擊然問於邊將審知士卒之羸弱器仗之不備惟潤德臨歿謂臣曰平  
安實受敵之門廷國家守禦固爲踈虞臣病劇未及上書幸得與子言  
之若因循如此則臣死不瞑目臣亦以此言爲然設有賊數萬來犯則  
平安之羸卒弊甲必不能當備禦之方不可不慮從愚從宗瑞議卒曰  
臣爲平安監司悉知其道之事近年飢饉相因人民貧困欲使之新鎧  
仗實馬乘雖家破產盡不可得也其民嘗曰築行城則成役稍弛今行  
城已築而成卒不減未有休息之期築城之功何在也行城已築之地  
鼠竊狗偷似不能猝入請量減戍邊軍額器仗則不能私備須給官家  
所藏甲孫議亦同 上曰京外軍士鍊習予當爲之但平安道凋弊至  
此卿等其坐視乎將待何日而更蘇乎其各極陳救之之術演曰安州  
江界等處設一衛命以美號多給兒逆職募兵屬之輪次防戍至功滿  
拜四品許赴京宿衛則人樂自募而其道之民庶可休矣宗瑞曰臣未

知平安形勢未能詳陳救弊之方願下諭其道監司及邊將悉心訪問  
上曰下三道之兵遠戍平安予以爲不可嘗欲捐邊遠之地入守防禦  
便易之處然 祖宗疆域不可輕棄募兵賞職以實邊備予當試之其  
餘事條將訪問其道九可以利民者卿等更加詳究召曾任平安者命  
世子親問之中樞院使李蕝藝文館大提學朴安臣曰前此十六口子  
足以防禦大抵賊之入侵必窺覘乘虛而入口子雖希豈能深入數十  
里不顧其後乎今多設口子非惟兵分力弱士卒因此未有休息之期  
耕民聚居要害口子外其餘不緊者量革之以減南道戍卒之數吏曹  
參判趙克寬中樞院副使成勝戶曹參議鄭陟曰彼賊出來無方不守  
長江之險則渙散無關民或有被虜之患口子雖不緊者不可革也但  
南道士卒之馬若一赴防則道路險遠生還者蓋寡若夏月則江流漲  
深賊必乘船而渡然則我之一人可當百夫乞甲士外餘兵皆以赤卒  
赴防勝又曰口子軍士馬匹之死以不能畏養也郊草趁時多備以  
養士卒之馬同知中樞院事李穰曰麟山及玉崗口子防禦不緊乞除赴防  
軍以寬民力且戍卒分其遠近以定赴防之處勿令推移判繕工監  
事韓昌知訓鍊觀事朴訥生副知通禮門事池浩繕工副正南尚亨內

贍少尹金恕戶曹正郎閔承緒曰軍卒一年一次赴防而若有流移死亡未充立者則一年再戍艱苦尤甚乙替癸亥受教若有流移死亡者隨即充差趙克寬及韓昌等又曰平安之民勞苦倍他他道不產獾鼠皮人參外其餘貢物全免奉常寺尹禹孝剛曰體探人及烟臺候望者能報賊變則或賞職或賞布不能者罪之以嚴勸懲前大護軍辛晉保曰南道軍卒之赴防者依下三道鎮軍例各以遠近定其赴防之處則素有其主有無相資民有定志又口子甚多守者秩卑不足以威衆量減萬戶之數擇有威望秩高者遣之以京軍士之有智勇者爲軍官分守於無萬戶口子則官不冗而備禦固矣且兩界南道人民邊郡入居之後本品軍額蠲減之數不多故一家父子兄弟別立軍役艱苦無此軍額與防禦軍更加量減以待民生富盛然後復其元額司僕注簿朴大孫曰其已築行城之處如江界閭延義州等大鎮外其餘邊郡盡除南道戍卒只以本邑人民謹烽火遠斥候如有賊變盡入石堡使彼賊徒來無所得實爲良策若本邑之人獨當其役難堪其苦則使南道之人期以數年隨其土宜以供給焉然則南人樂於免役不憚供給之弊北人利於受物而各自爲戰防禦固而人民安矣若曰本邑之民單弱不能自



守必須賴南道赴防則初築行城石堡本欲除南道赴防之弊今城堡已築而赴防之苦如舊則南道之民日益凋弊無時而可蘇也築之何益莫若除南道赴防以供北人之便也且都節制使移鎮江界本欲盡保北邊今其所保不過滿浦等一二口子而已其餘則道路險遠緩急難及其卒徒盡是南道之人往來驛路其弊不少而糧餉全仰南道轉輸又諸郡往來之吏並受公廩如此之弊難以枚舉若鎮江界而果足以全保沿邊則弊不足恤今爲一二口子而舉道受弊實爲未便野人小賊不過虜掠邊鄙而已安州寧邊乃一道之腹心隋兵紅賊皆由此路莫若移鎮安州而寧邊次之內資判官權時佐曰沿邊木柵先以石築之使其民固守耕農則人民自安遂下論書于平安道監司諸臣所啓紛紜不同而遼度爲難卿將此議禦侮保民永久之策與都節制使商度以聞○己未傳旨刑曹六典禁鑄銅器其法甚嚴此則爲錢幣興用故禁防如此今復用楮貨其弛私鑄之禁○遣濟用錄事吳欽老于平康縣採金用十人役三十日以試出金多少○八月庚申朔世子行朔祭于輝德殿○書雲觀報是日有申至首日當食密雲不見故不救食下論諸道訪問所食分數或云密雲不見或云申時西北間始食○辛

酉司憲府大司憲李季璘等上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  
非其國是以古先帝王崇禮義重廉恥以礪士女之大節稽諸經史昭  
然可考欽惟 太祖高皇帝酌古今緣人情每於科條實從寬典定爲  
律令獨於士之犯賊除名刺字女之犯奸去衣受刑不少假貸是欲士  
女崇禮義重廉恥以保國脉於無窮也然犯賊犯奸之跡昭然易知者  
蓋寡而曖昧難明者常多肆我 殿下洞見是理持遵先聖短惡之典  
深慮曖昧之罪累及後嗣犯賊犯奸之後隨宜備用得列朝班 聖上  
包荒納污之德至矣盡矣臣等竊念人之常情孰不欲縱情極欲以樂  
其生哉然其過絕人欲於方萌不敢呈露於事爲兢兢業業斃而後已  
者非止爲一身之計實爲子孫無窮之慮也若曰祖父之累奚及於後  
則誰肯固窮守義砥名礪節以貽令名於後嗣乎如是則無恥之徒懲  
父無由末流之弊恐至於朝無廉介之士家之貞淑之女雖有綱紀之  
施制度之詳勢必不行皆苟而已今趙由禮祖母金氏淫穢之行實非  
曖昧難明之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其昭然可見者豈特再黜于外哉  
首載姿女之案舉國之人所共醜者也其内外子孫醜面無恥並列朝  
班猶且不可况判通禮官雖不要職掌贊禮其任最清濟濟之士豈無

其人而何敢以滯穢莫甚之後置朝廷最清之官以貽公論也哉伏望  
殿下擴揮乾斷即收由禮之官以礪士風以壽國脉公道幸甚不允  
○領中樞院事李順蒙娶故進士李檜之妻權氏檜大護軍恭全之子  
權安東人訥之女也檜死檜之母哀其婦率而居之其母欲以嫁順蒙  
權托病歸家遂嫁順蒙士林鄙之○義禁府啓柳淵父喪及國喪期年  
內忘哀釋服備辦酒肉賚往妓家動樂宴飲恣行滯穢且父母家舍潛  
隱擅賣事覺推劾反以其母與知爲辭千名犯義罪當絞命減一等義  
禁府更請全家入居于慶源府○壬戌兼判通禮門事趙由禮上書曰  
臣祖母金氏之事本爲有宿嫌者誣構憲府推劾之時亦未納招固無  
罪名而且臣父伯叔兄弟以至姻親皆歷中外顯官臣亦自初累任通  
禮今憲府以臣祖母素有穢行以臣爲不宜爲相禮之官請之再三乞  
罷臣職祖母痕累更考其時憲府文案使之辨明不允金氏醜行播在人口  
不可掩也而乃欲辨明人皆笑之○刑曹申白川囚強盜趙巾之依律  
處斬從之○癸亥賜 英陵守陵官南智秋衣一襲○黃海道監司李  
師元啓麥種十七船自忠清道漕運至海州遭風漂散命下諭書沿海  
諸道求之溺失麥二千六百八十餘石死者二十五人○甲子傳旨禮

兵曹將取文武科重試別試時散從三品以下赴試文科別試成均五部諸生今八月初五日以前赴學者及成衆愛焉八月初八日以前呈單字者許赴漢城試館試試策問一道各取五十人殿試試策問一道四書五經通鑑中從自願講二書重試試策問表各一道欲赴武科別試者亦於初八日以前呈單字許赴觀試試二百步騎射擊毬弄槍取一百人殿試試二百步五十步騎射擊毬四書五經通鑑武經七書將鑑博議小學中從自願講一書重試試一百八十步二百步騎射擊毬講經依別試例別試則二百步講經不入者不取重試則二百步講經一入者取之○乙丑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以禮爲潘南正智從南正趙石岡中樞院副使金吉通守司憲掌令金得禮守司諫院右獻納○丙寅副司正任元濟等上書曰臣等俱以愚駭未諳事理去甲子年生負漢城試誤觸邦憲幸蒙天地再造之恩只令徒作尋許仕宦聖恩至大復有何望但於科第永不許赴臣等幼學之志終不得伸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臣等竊念昔在元朝科舉冒濫之禁甚嚴然會試懷挾及代作者不加罪只殿二舉而已臣等旣受徒杖之罪又坐永永停舉之法已過二試年矣臣等罪勢固無所憾然臣等之心初非欺

誣 聖明特不禁一時兄弟朋友之情以受欺君之名將何面目以立  
於世此尤臣等日夜愧悔生不如死死亦未安者也伏惟 聖慈特從  
寬典許令赴試俾蓋前日之愆以開自新之路 上不允曰法已定  
不可改也○丁卯諭平安道監司今聞大城山賊餘黨復聚往來所山大  
佛山乘機作賊卿其盡心勦捕無使滋蔓○己巳任元濬又上書曰幼  
學欲其壯行仕進必由其道臣每謂古今名臣碩輔有大設施於當代  
者皆由科舉而臣自髫稚負笈尋師志聖人之學應明時之舉者為  
日久矣試於有司時舉子之徒或兄弟或朋友寸畧戰藝爭相救援習  
以為常臣時方蒙稚昧於事理又無國家代作停舉之令誤觸法網其  
為罪夫復何言然聖人許遷善春秋大改過臣之停舉已踰二式年矣  
臣非木石敢不洗心滌慮以改前日之過乎臣伏觀天網恢恢政化優  
優仁以憫下寬以御衆大小臣民雖有所犯苟非重罪並許復用臣在  
當時既受杖徒停二式年舉再蒙赦宥情法可議若以己曾立法不可  
輕改則臣之所犯在於停舉立法之前而拘於此法終身不第臣實痛  
心伏望恕臣辭煩憐臣情迫特需寬恩許令赴試俾遂小臣平日幼學  
之志不允○成均生負房有倫等上書曰率由舊章守法之經也因時

制宜用法之權也是故一於從權則有紛更之患一於守經則有泥古之弊不可舉一而廢一也恭惟太宗恭定大王科舉之制一從元典生員未滿圓點者勿許赴舉守法有經而去丁酉年別試生員鄭之澹等親親下鄉未及記名取試之日申聞以啓太宗不拘常限許令赴試之澹果然卓占魁科用法之權亦至矣今我主上殿下即位以來允所施爲一遵祖宗之典每當別試限計赴試之日定爲赴學之式守法之意至矣然甲寅之歲幼學崔恒等亦如臣輩未參於試上表蒙允又登壯元丙辰之歲幼學尹士昉等亦有同崔恒之例館試之後駕前上言猶且蒙允又中首舉用法之權切而取士之方得矣臣等既擊鼓申聞又上言陳懇籲呼至再而未格天心徒切撫膺伏望特垂哀矜不拘限日廣開取士之路俾無遺珠之歎書上吏曹判書鄭麟趾右叅贊鄭甲孫適詣闕命與諸承旨同議之甲孫曰已定其限不可變更生徒之不赴學者不可以不懲也麟趾曰別試爲國家得人才若欲得人才不可不廣限不可定也都承旨黃守身等同甲孫議同副承旨李季甸同麟趾議上曰甲孫等之議當矣然取士宜廣即命不拘限日並令赴試○示京畿忠清道監司都城四山松木爲蟲所食易至枯朽欲裁

粟木其備粟種十餘石送于上林園○庚午司憲府啓禮智罪干不忠  
今復其爵臣等以爲不可司諫院亦請之 上曰禮智之罪非已所犯且  
懿親義不可絕若不絕之則固當復職若等毋煩固請○刑曹申永柔  
囚強盜金無作只等十二人載寧囚崔未應仇知等六人典獄囚彌勒  
竹山囚英山勿金等依律處斬從之○壬申司憲府上疏曰爵以命德  
罰以懲惡乃古今之通義國家之常典不可以親故而廢之也况不敬  
之罪係干十惡天地所不容臣民所共慙尤不可屈法伸恩而廢天討  
之公也大明律八議應議者之罪悉令擬議奏聞取自上裁其犯十惡  
不用此律誠以十惡者罪干綱常終無可赦之理也曩者禮智等當侍  
女托病出外之時乃於祖母家敢與侍女宴飲行酒以至酬酢略不畏  
忌又令侍女來宿于家不敬之罪各自身犯原情定罪則其無君上之  
心極矣不可容於覆載之間者也特蒙 聖恩得保首領以至今日足  
爲再造之恩又加爵命之寵遂使元惡之輩獲列宗親之班舉國臣民  
莫不驚駭伏望俯察輿情斷以大義還收爵命廢爲庶人不復叙用以  
杜臣子不敬之心以正萬世綱常之典不允○癸酉以李審爲吏曹參  
判安完慶兵曹參議安進工曹參議任孝信僉知中樞院事趙克寬黃

海道都觀察使克寬將之任辭以病不赴○司諫院上疏曰人臣之道莫大於敬故古之人論臣之道曰止於敬而以至見路馬必執過宮門必趨所以廣敬也苟或人臣而事涉不敬是乃古今之大惡王法所不赦者也禮智雖非首惡得與於邀致私第設宴酬酢之會非一而匿不以啓至待鞠獄然後情見事自犯不敬之罪彰彰明甚實非曖昧之事亦非緣坐之例宜置於法以警其餘 殿下特以殊恩不抵其罪禮則只寬于外智則置而不舉誠禮智之萬幸以此終身亦已足矣今乃如是不道之人反受爵命得齒於懿親之列非徒臣等之憤憤抑亦大小臣僚之駭聽豈可以非首惡之人而輕議其罪乎伏望斷以大義亟收爵命不允臺諫更啓曰禮智與仁均之為不敬之罪請從臣等之言上曰仁既以首惡而竄逐矣禮智之罪薄乎云爾予若斥而不用誰其憐之勿復敢言○甲戌世子行秋夕祭于輝德殿○上謂承政院曰昨日雉入宮墻移集賓廳爲人所執趙由禮啓野烏入室古人所忌請行解怪祭于闈而思之雉升鼎耳殷室之災行解怪祭如何左承旨李思哲等啓曰宮城北連華山雉之往來非怪也若因此而祭之啓後世尚鬼之端也 上從之○丁丑 上不御殿命領集賢殿事河演等試重



試文臣于勤政殿廷試以擬集賢殿進八駿圖箋是日司饗茶房禮賓  
依舊例設饌具酒半 上命中官賜內醞珍羞實儒林盛事也演因題

八駿詩一絕八駿乃

太祖潛邸征戰時所御馬也

上命文臣和其

詩作軸藏于集賢殿翼日發策以試別試諸生講經入格五十人入赴

又命錦城大君瑜領中樞院事李順蒙右贊成金宗瑞等試武科于光

化門外○茂寅傳旨黃海道麥種潛轉船遭風溺死人招魂致祭給其

家米豆各一石○司憲府啓中樞楊厚爲忠清道監司道內五十五州

縣守令上等至四十餘人扶餘縣監丁時應已犯贓罪亦八等第廢貶

失中庸懶不直照以不應爲事理重律杖八十都事李誠長杖七十命

並勿論○己卯大司憲李季隣左司諫卞孝敬等闔司詣闕啓禮智罪

干綱常不宜除職臣等再三啓請未蒙俞允不勝痛憤臣等反覆思之

如此犯不敬之罪者輕論若此於義何如上曰禮智等年少無知但

會祖母之家爲之耳卿等之請過矣更啓禮智等年非幼少始雖祖母

所爲後乃招致私第以至留宿各自身犯無異仁罪期於得請而後已

上曰仁旣受不敬之罪何必盡罪禮智乎自是臺諫累日固請 上皆

不允○庚辰司諫院啓楊厚慵懶不職犯私罪有司請加罪不允李誠

長同犯私罪又不之罪無所懲艾誠長雖蒙恩宥身為臺官恬然就職殊無愧悔之意又以書狀官赴京甚為未當 上曰予非以揚厚為是但大臣豈可以此等罪而遽棄乎誠長予當罷之司憲府又啓揚厚受黜陟之任忠清五十餘邑守令四十餘人為上等褒貶已失其中扶餘縣監丁時應已犯贖汚又入等第尤甚不明雖不加罪請罷其職以懲之 上曰前亦有如此監司皆不罷職今不可以獨罷也厚昏庸孱劣無一可者但以宮人之親屢經顯秩曾為承旨又為監司才不稱職一時譏之○壬午諭全羅道監司集賢殿校理朴彭年今中文科重試其父仲林礪山付處給馬上送○癸未江原道監司進三陟產出瑪瑙論曰近因年險未即採取差人謹守之○諭諸道監司開城府留守今年本宮奴婢推刷式年也然遣別坐書題則驛路煩弊今則姑令各官守令推刷成籍送于內需所詳加考覈毋致踈漏內需所別坐書題皆姦佞好事之徒為之招諭公私奴婢使之投屬于內需所士大夫雖欲辨訟無如之何然 上亦未之知也○甲申諭平安咸吉道監司本道軍需不敷不可不慮議于政府或曰前此只令其道接人換穀故換穀之路不周限軍糧周足京中及各道自願納穀回換者聽許或曰兩道之

民江邊則劫於彼賊南郡則困於赴防農作俱不以時雖當豐稔之時受還上而生者居多且南郡赴防之民因險遠無馬難於賫糧皆將貨布就食邊民故南北之民自相買賣庶免飢寒矣今若出回換之令則以多般不緊之物誑誘愚民漁取民食民亦不計將來展盡所有而後告飢于官不得已出庫米以賑救之國家既償其商賈納粟之價而又從而給食救民非徒有違於足國裕民之道適足爲商賈之利耳其弊若此故興利入納穀回換之禁載續六典不可輕改予惟在 太祖朝有穀者許令回換因此其道軍需多積獻議者曰謀利之徒將無益於民之物誘易民間之穀納官受價商賈得利而民反窮之賴國以生有損無益予是其言不許換穀者三十年矣然更思之民無恒心不顧將來之飢盡食其穀凶荒雖如丙辰之於忠清丙寅之於黃海道而其田稅還上則不得已而斂之以爲賑恤之資今雖商賈之徒取穀於民而換之似爲無益亦將救民之穀也納官儲蓄搏節賑給則與凶年納田稅還上賑民之利實無異矣且還上輸納之民非以食有餘而納之貧寒至甚家無擔石之資然鞭撻督納至有縊紀而不能已者以其將自食之資也今回換之令一出則雖曰商賈之徒漁取民食不有愈於還上

督納之大酷乎卿意以謂何如其便否利害兼訪古老人民審悉啓達  
○議政府啓平安道軍需不足不可不慮請以其道住居各司收婢身  
貢及水鐵匠經師巫女等稅自願納穀者依時直收納且令監司各處  
冗費磨勘減省以補軍需且弓槍之用便於騎兵衝突擊刺非馬不能  
故中朝於諸路防禦處皆頒官馬我國牧場馬匹蕃息而平安一道本非  
產馬之處加以征戍護送之煩私馬殆盡以諸道牧場兒馬換壯實土  
馬一千匹於各鎮各堡大小緊緩量宜分屬沿邊各處軍戶及附送居  
生無馬軍士擇可能喂養者分授常如已馬務要善養鎮將萬戶常加  
考察亦令監司節制使益嚴點考如有濫騎生病致死者懲之至於衣  
甲弓箭防禦緊關之物常川佩持易致損毀貧寒之徒未即修治實爲  
未便除咸吉道及各道沿邊各官外其餘官中軍器及軍器監軍器令  
兵曹擇可用者量數分送於防禦各處明立文案如有無軍器者許令  
穿著宣川鐵山等可耕之地陳荒頗多入居之人須先入送限安業  
間勿使差役以實邊鄙從之○乙酉世子受朝於繼照堂○臺諫  
上疏曰臣等將禮智不宜除職事由累瀆天聰尚未允可反復思之  
不勝鬱抑竊謂三綱五常天之經地義不可瀆也禮智歲在乙卯年

皆過於二十豈不知宮禁之不可不敬乎然於仁家見其不道之行既不  
過止又不具啓安然與會非崔氏之過也乃禮智身犯不敬之過也又  
自家聽令來會或至經宿非崔氏之過也乃禮智身犯不敬之罪也安可  
例以緣坐而論乎雖在八議緣係綱常之所在王法所不赦者也固當  
明正其罪以警其餘 殿下特從寬典不置於法只逐于外舉國臣民  
憤憤不已者全在於此更今 殿下又以懿親之故盡釋其罪反加爵  
命使得齒於宗親之例大抵爵祿命有德者也 殿下以禮智為有德  
而命之乎禮智之罪誠天地之不容神人之共憤伏望 殿下雖不忍  
置之於法竊以大義亟收是命不允○以朴以昌為黃海道都觀察使安  
崇直慶尚右道節制使崇直好種蔬菜屢補外寄至撤民居以為園圃  
人頗怨之○丙戌賜文科重試集賢殿修撰成三問等十九人武科司  
正閔論等二十一人文科別試姜希孟等二十六人武科金精彥等十八  
人及第 上不御殿設虛位於勤政殿放榜○丁亥司憲府啓慶昌府尹  
卞孝文子李欽將赴武科觀試孝文以訓鍊提調屬李欽於姪訓鍊叅  
軍卞袍曰李欽之事與錄事朴壽山等善圖之李欽果二百步不及二  
矢袍與壽山詐云矢皆已過及事發孝文使壽山逃避今鞫袍袍皆承

服欲並効孝文但嫌於相爲容隱不敢擅便臣等以謂孝文獨犯而袍  
不干涉則不可推問叔父所犯今孝文與袍同犯此事豈可拘於容隱  
之法獨問袍而不及於孝文哉假如父子同謀殺人其亦例於容隱問其  
子而不問其父乎臣等以謂並効孝文無害於容隱之法也 上曰此  
事用謀姦譎予不敢貸然容隱之法干涉大體不可輕議可否遂命議  
于政府下義禁府鞠之皆服孝文只奪告身外方付處永不叙用李欽  
及袍壽山徐居廣文敬友文承魯李探材杖一百徒三年永不叙用居廣  
等皆訓鍊院官而聽孝文囑托者也監察洪元淑聽孝文之請言於監  
試監察邊尚聘謀寢李欽之罪亦杖一百○刑曹申知禮囚謀殺本夫  
女性德凌遲處死奸夫承符依律處斬從之○戊子日本國薩州島大  
隅太守藤原熙以遣人來獻土宜○己丑賜文武科恩榮宴于議政府  
翼日上箋謝恩○新作崇禮門命左叅贊鄭峯等監督其役峯專以土  
木之事爲己任營繕相繼先意承迎財力匱竭○九月庚寅朔世子引  
見左議政河演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峯右叅贊  
鄭甲孫吏曹判書鄭麟趾禮曹判書許訥都承旨黃守身子議事廳傳  
上旨曰昔太宗時平安道蓄積百萬餘石及予即位之初已告匱迨至于

今連歲飢荒官倉空竭脫有供頓之費國胡以支是誠可慮卿等其議所以實倉廩應緩急之策演宗瑞等曰平安道雖凶歉然其中豈無蓄穀之民乎願使商賈之人懋遷有無得穀納官而以下三道之穀優償之又以下三道之穀貿易木絲而入送平安減價而糴之庶可以實官倉矣商賈行貨民間不無騷擾之弊且使民納穀實官亦非美事也但勢窮事迫不得已焉耳從愚笨甲孫等曰商賈之徒爭膏假濫之物誑諭愚民民無朝夕之計如有蓄穀則蕩盡而賣之私藏亦竭然後官得商賈所納之穀而以下三道之穀優給其價未幾而民有飢色則所納之穀又爲賑濟之資矣安有蓄積之可望乎臣等但見其虛費下三道之穀以資富商而已未見其有益於平安也臣等願勿使商賈行貨擾民而特漕轉三下道之穀則於平安庶有益也 上曰二說皆有理予將更思 上又徧旨曰予以否德庶幾勵精以圖治安今已衰憊病日益深不能出戶內外阻隔庶政恐有其失近年飢饉相仍民不聊生無乃政事闕失之所致耶東宮年方銳意爲治之時也予將使議政大君以下皆稱臣於東宮卿等其知之僉曰上有 殿下而又稱臣於東宮非禮也稽之歷代固無是事今 殿下雖深居九重之內東宮日引郡

臣圖議政事而取決於殿下庶政萬機無有虧缺何必使群臣越禮稱臣東宮乎臣等深以為未安上曰予當思之○賜青畫沙大鐘二事白沙大鐘二事白沙大尊四事酒一百五十瓶及魚肉于成均館又賜酒肉于四部學堂諸生初吏曹判書鄭麟趾啓曰太宗以成均館為龍潛始仕之地賜青畫沙大鐘館中相傳為寶後不幸而破願賜他酒器以繼太宗之意故有是賜兼司成尹祥率諸生上箋謝恩斯文交相稱賀以為儒林之盛事○辛卯傳旨議政府今世子裁決庶務姑從中朝之制大小臣僚稱臣於世子○遣中樞院副使成勝如京師賀聖節○刑曹申典獄囚三犯竊盜尹卜依律絞慶源囚強盜金永夫斬汚川囚謀殺本夫女春伊陵遲處死奸夫加叱回斬從之○壬辰傳旨都承旨黃守身戶曹參議鄭陟曰東宮儀仗從小駕何如守身等對曰當參詳禮制以啓○左議政河演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左參贊鄭萃右參贊鄭甲孫吏曹判書鄭麟趾參判李審禮曹判書許詡刑曹判書尹炯參判金世敏工曹判書安止參判李思任兵曹參判李承孫戶曹參判閔仲等詣闕啓曰今見教旨令大小臣僚稱臣於東宮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群臣稱臣於儲副非唯三代之所未聞雖漢亦未



之有也雖曰中朝之制苟有不安於義則不可盡從且中朝於太子但稱臣而已未與於政今東宮既已裁庶務而又令臣僚稱臣何以異於至尊乎臣等願東宮接下之禮雖極尊隆君臣名分不可亂也上不從演等自朝至于日具請之甚懇大司憲李季隣左司諫卞孝敬等闔司來爭之皆不允○司諫院啓朴仲林以喉舌近臣急於貪得以至變易人之父子紊亂綱常其罪至大今以其子彭年中重試召至于京其子游街慶宴之事已畢宜當速遣勿令久留京城 上曰今以冲林孫女結爲婚媾若行此禮不可無家長且仲林所犯非至於停婚故留之耳○刑曹申全州囚三犯竊盜李同依律絞沔川囚洪祿三殺妻之前夫女處斬從之○癸巳司憲府大司憲李季隣等上疏曰三綱之道天建地設不可紊也焉有爲子而有二父爲臣而事二君爲婦而仰二夫者乎故正名定分天下之大閑民無二王古今之大義名分一紊則君臣禮廢非細故也稽之歷代世子雖居儲副之位實有臣子之分未見君臣稱臣以事而擬諸至尊也古人於名分其謹重也如是今世子邸下離明繼照聽斷庶務以代萬機之勞大臣臺諫以至庶僚如有陳達亦皆仰見使無下情之壅以爲謳歌之所歸而皆曰吾君之子也何必

稱臣然後其位益尊而民心有所屬乎願無絲毫之益而徒爲名分之  
混舉國臣民疇非缺望也哉大抵國家之事必藉于衆小事尚然况令  
群臣稱臣世子而係于名分之事乎 殿下曾不謀及獨運睿斷大臣  
請之而不允言官諫之而不報此臣等所以重有憾也伏望 殿下還  
收成命以正名分以慰臣子之望不允○刑曹申原州囚強盜閔萬等  
五人依律處斬從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兩界及六道沿邊守令必  
以有武才者差任然沿邊八十餘郡縣皆不是最緊亦有中下緊之等以  
有限人才一皆差任之後最緊處有闕則人才難得以此未得精擇充  
差深爲未愜其沿邊郡縣分其上中下緊原係各鎮及上緊郡縣以武  
科及登武才錄者爲之中緊以下雖不入武才錄有吏才智略兼備者揀  
選差任咸吉道會寧鍾城慶源甲山穩城慶興爲鎮鏡城三水富居爲上  
緊北青端川吉州爲中緊平安道閭延昌城爲鎮義州江界朔川理山  
碧潼慈城茂昌虞尚渭原定寧麟山爲上緊鐵山爲中緊隨川龍川郭  
山爲下緊慶尚道寧海東萊延日泗川爲鎮巨濟南海爲上緊昌原金  
海蔚山固城珍海河東長鬢機張爲中緊興海梁山昆陽盈德清河慶  
州判官爲下緊全羅道順天扶安沃溝茂長興陽爲鎮珍島爲上緊靈

巖康津海南爲中緊羅州判官長興寶城靈光樂安光陽咸平茂安爲  
下緊忠清道泰安監浦爲鎮庇仁爲上緊舒川爲中緊瑞山結城保寧  
海美唐津爲下緊江原道三陟杆城爲鎮平海蔚珍爲下緊黃海道豐  
川義津長洲康翎爲鎮唯義州江界鏡城會寧鍾城慶源穩城等官既  
有主將其判官雖短於武才以長於吏治者爲之在前官屯田判官主  
之營田節制使主之分處耕作互易其民甚爲有弊皆是公用之物  
今後判官悉主其事與節制使同議於軍需及官中用度支給從之○  
甲午司諫院啓稱臣於東宮反復思之我朝 祖宗以來未有之事始  
自今日深以爲不可 上曰事已定矣勿復言之○司憲府啓竊聞黃  
海之民窮困大甚救荒之事預先布置猶爲不及趙克寬爲監司以而  
不歸中道得疾而還救荒之事緩矣前監司李師元之迹人民皆惜其  
去請仍其職 上曰師元救荒諸事盡心布置誠可嘉也但赴任未久  
漕轉一事慮失於過以致覆役不宜授重任耳○議政府啓平安道軍  
需虛竭補添之策不可不慮本道海路防禦比他道稍輕當領船軍除  
留浦各差備外量宜抄出可耕陳地以爲屯田或令燔鹽以補軍需從  
之○乙未傳旨禮曹敬老之禮所當行也凡民年八十以上自身授從

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八品者授正七品七品以上者超一資九  
 十以上白身授從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八品以上者超一資百  
 歲以上白身及元職從七品以下者授正六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三資  
 並限三品而止婦人封爵准是賤人八十以上白身授正九品元職九品  
 者授從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八品以上者超一資百歲以上白身  
 及八品以下授從六品七品以上者超二資並限五品而止女亦封爵  
 如之並許其身免賤移文中外抄錄姓名以聞○平安道監司安崇善  
 上書辭職曰臣以庸資謬蒙 聖知每思粉糜以効尺寸矧今本道連  
 歲凶荒人民飢饉 聖上宵旰軫慮命臣以賑恤臣承重寄 盡心竭  
 力圖報 聖恩之萬一正在今日但氣弱病多頭眩目暈恍惚不省氣  
 虛口苦食飲日減沉困嗜卧山海瘴毒道途險阻與他道殊異臣於去  
 夏赴官即日擇失 農尤甚祥原三登等二十一郡躬行賑給又於今秋  
 巡行北道茂昌江界等二十五官跋涉往還之間夙患益增臣欲力疾治  
 事則體氣羸瘁終未保軀今又安身養病則曠官廢事殊不副委任臣  
 念至此不覺涕零進退維谷罔知所措臣若小飾謀身廢事誣罔天聰  
 則皇天后土罪臣不貸伏望諒臣至情罷臣職任庶專精於藥餌倘餘喘

之綿延益彈犬馬之情倍祝岡陵之祝從之○議政府啓安州平安道中央要衝之地爲牧使者兼任水軍實爲未便以有武才堂上官爲牧使別置水軍僉節制使從之○刑曹申全化囚強盜林龍依律處斬從之○議政府啓近年黃海平安道失農尤甚漕運下三道京中米穀以救之各道處置使僉節制使萬戶等以爲不于防禦之事不肯用心自全羅道至平安道處置使僉節制使萬戶並兼轉運職銜以幹其事從之○對馬島宗貞盛遣人來獻土物○丙申中樞院副使李養上書曰臣本家世貧寒幸以先考臣商山君敏道獲際 太祖日月之末光登名開國勲臣之列進秩崇班及至臣身又蒙 太宗聖上固極之恩位至樞府仰惟聖恩昊天難踰第以愚陋之材絲毫無補日夜私自兢惕臣年甫十七先臣辭世臣艱難孤寡用是不能謹始曾於禮經急於治生爰娶李宰臣金先致之女初雖不識其家世後被臧獲之訟偏閱家藏之籍乃知母與外家皆庶室且年將五十尚無嗣息而又嬰痼疾歲庚戌娶崔安海之女生一女一男惟承先臣之緒頃者臣之女督內禁衛守副司正元矩欲赴親試武科訓練鍊觀以妻父並畜二妻見咎不錄姓名以此女子見棄於其夫臣之不幸至於如此涕泗交頤臣本孤臣之

子常恐辱先小心律已夙夜戰兢豈於文明之代敢干邦憲並畜二妻也今之門毋與外家皆人之妾以其女子爲主婦不啻卑身抑亦卑先臣而輕宗祀也將何顏並立於士林間乎何顏入於家廟乎何顏見先臣於地下乎但哀其無所歸而留之以養疾耳其實本非適也用是雀之門女爲主婦而承小臣之宗祀歲在辛酉已受夫人之牒伏望聖慈下燭表臣愚戇繼臣後裔完聚女壻俾先臣感聖恩於地下此臣所日夜之望也伏惟聖慈○初醫書撰集官命加一資副司正任元濬亦在其例都承首黃守身索善元濬擅移東班授守七品職司憲府發其事以啓下守身元濬及蕪判吏曹朴從愚判書鄭麟趾參判李審參議申自謹正郎姜希顏佐郎崔悌男子義禁府鞠之命奪守身元濬告身從愚等勿論○遣通事金有禮于遼東押送日本被虜浙江民十二人○議政府啓平安道安州防關要衝之地城子頽圯請以本州軍及其道各浦當番船軍修築從之○丁酉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四部學堂生徒常給一時之食使之終日講讀近因年歉連歲減省因此生徒暫聚輒散學校虛踈請依舊例賜食然連年凶荒用度不足於來年月永時給水澆飯從之○戊戌以李思哲爲承政院都承旨安完慶左副

承旨韓確平安道都觀察使時吏曹堂上被劾未參詮注命同副承旨  
李季甸掌之上注擬承旨曰安完慶何如季甸對曰諳鍊詳明何事不  
可處也 上曰年齒幾何世系何如對曰臣未詳知然長臣八九歲矣  
世系則曾經政曹諫院未聞有可疑之言也臣爲五品時完慶已爲通  
訓此間久滯矣 上曰與右副承旨李師純誰爲先進年齒誰長對曰  
年齒疑其相等官則完慶受通列先於師純數年矣 上曰爾推讓完  
慶矣除完慶左副承旨並坐目陞之議于政府曰監司之職其任匪輕  
其在常時勤勞至矣况於救荒之時奔走憂勤必倍於平時大抵人之  
常情始勤終怠初雖銳意未保其終况初不銳意者乎趙克寬爲黃海  
道監司稱疾詣闕時非寒冷病非風氣著耳掩以示有病其初也已有  
怠心其終之不克可知矣且其病非詐而實則雖欲勉強亦未可得也今黃  
海救荒其務最鉅安能當乎然李師元罷職已久朴以昌下批而時未  
往救荒之事緩矣仍命克寬遣之何如政府啓師元已失時措不可仍置  
克寬詐病非惟不當遣可治其詐避之罪以昌既下批宜速以遣從之  
命鞫克寬于憲府付處于全羅道龍安縣克寬以大臣稱疾辭免時議  
非之○庚子東宮上食于英陵○召左議政河演右贊成金宗瑞左參

贊鄭采右叅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曰三代及漢唐帝王其視太子  
等於群臣大明始尊異太子令群臣稱臣今世子統攝國政非他儲副  
之比已令群臣稱臣如此則其儀仗服用不可遵用世子之禮其陽繖  
等諸儀物皆欲以紅色爲之何如脫有中朝使臣則陽繖當用青色矣  
其餘儀物皆用紅色乎抑雜用紅色乎且皇帝受朝時群臣皆五拜今我  
國群臣四拜至於父母師傅相見亦皆四拜而獨於東宮受朝只行再  
拜予以爲未可演等曰陽繖從本色交倚飾以絲金扇數則加倍至於  
旗幟雜用五采如是庶不駭於使臣迎接之時而可以通行於後世子  
孫定若父母師傅四拜之禮一家之私事東宮受朝時拜數仍舊且令  
入朝者詳求大明禮制以定爲便從之○辛丑傳旨禮曹世子視事承  
華堂於東壁坐交倚群臣於西壁序坐大小臣僚旣已僉臣其於朝叅  
師傅隨班庭下行禮如儀唯伯叔父子叅○壬寅司諫院啓黃守身用  
任元濬勢甚綢繆元濬希求執政罪固不小特從末減只收告身吏曹  
堂上苟從守身之請用人不當專釋不罪且卞孝文所犯甚重特減從  
杖放于母家稷山臣等以爲若此則為惡者無所懲矣 上曰吏曹  
上本無罪矣特不違守身之言不無可言者然大臣累日囚繫亦足



懲矣守身之事言之是矣然老大臣之子也豈無優老之義且近侍之臣非他外臣之比特加恩耳元濬希求之實亦不著收告身亦足矣孝文之母年九十是以使之處近終養耳母若在京孝文當在京終養而不赴外方矣○癸卯刑曹申端川囚強盜良衣金四人典獄囚四犯竊盜莫同依律處斬從之○甲辰諭全羅道監司前監司啓靈巖郡黃原串刷出人物入放馬匹無人絕境也去本郡五息七里每年春秋點馬及大小使客支對迎送之弊不小海南縣則相距才一息餘程請以黃原串割屬海南下議政府議之或曰可或曰海南乃濟州初程且水陸兩營及各浦往來使客支對之弊倍加今又割屬新設牧場黃原串則此縣尤加受弊同是國土國民此串土姓人吏及靈巖之玉泉八馬等里割屬海南爲便卿其備悉訪問以啓監司啓以地之遠近觀之黃原串可隸海南然海南果如或之所論之弊矣玉泉八馬二地距海南僅九里可以割屬黃原串土姓人吏十八人已於靈巖邑內移居土著勿屬海南何如上從之土姓人吏移屬事從其自願○乙巳諭京畿黃海道監司點馬別監李俊生今向德積島所領船一隻十九人漂沒竊疑隨風依岸而或生也其於公海郡縣浦島廣行搜覓使之救恤若有漂

流死尸亦令高葬以聞○司憲府啓趙克寬憚其黃海之救荒托以妻病逡巡不行及其不獲已拜辭才出近郊遲留一宿稱疾請還且其詣闕之日天氣不寒而詐著耳掩以實其病人臣無禮莫此爲甚罪至於此而只令付處殊無懲戒之門請奪告身 上不允曰克寬平日親信大臣而奸詐至此故黜之於外雖不奪告身寧無愧乎○戊申傳旨吏曹 太祖原從及回軍功臣 太宗原從功臣自在潛邸以至開國或不避艱險委身捍衛或舉義從順以安東土其功不細今其子孫之仕宦者蓋寡率在鄉曲遂爲編氓義甚未安其一等嫡子欲授正八品嫡孫正九品二等嫡子從八品嫡孫從九品散官以報祖父之功上項功臣嫡子嫡孫備細訪問以啓但 太祖原從功臣初不分等第宜以田三十結奴婢三口受賜者爲一等田二十五結奴婢二口受賜者爲二等且咸吉道住居功臣子孫依其道入陞授之例除職○定東宮視事儀東宮坐承華堂東壁正中承旨四人入自西俠門由西階升自西閣門詣前楹近東俯伏東上俱北向議政府中樞院六曹漢城府臺諫各一員入自西俠門由西階升入自西閣門正一品爲一行二品以上爲一行堂內西邊東向坐三品以下於前楹近西北向俯伏史官二人隨入

於西極外俯伏俱東向

九中入堂內者於戶內東向伏地

其日入首承旨先將吏曹省

記及兵曹巡單子從堂中西柱西邊回入進前距座前七尺許俯伏以

低聲申報平無事

若有犯巡之人則申云某更某人囚禁

次申擊鼓所志一二張退復位

次諸承旨申達公事亦依此例其餘申達者皆在坐不離次申達居末

承旨回頭微諷可出從末者為先出承旨等仍在申申本申目及九諸

公事以此申之畢申後亦從下而出○議政府據禮曹呈申司饗房屬

生鮮干擇有雙丁富實人依前額一百二十戶為定勿給奉足除所耕

貢賦外諸雜役一皆蠲減從之○庚戌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賜冬

衣于英陵寺陵官○壬子禮曹參議李先齊上書曰臣歷觀帝王理財

之道有四焉曰田租也推酤也推鹽也推茶也田租則歲有豐凶租有

多寡國用有時而不足民生以之而不裕於是有三推之議焉是皆不

得已也推酤始於漢武而詳於唐末至五季其法愈酤推茶始於唐德

宗濫觴於叔季至趙宋而公私皆濟然古之君臣以彝酒相戒未聞規

利而設禁也禹平水土任土作貢而無茶一字是二推也非先王之舊

制何足議哉惟鹽之為利實三代聖人正大之用也青州厥貢鹽絺者

禹貢之辭也鹽人掌鹽之政令者周官之法也太公望初之國人心不

附因其俗而撫之民多歸焉者以其便於民之利也桓公得管仲同修  
舊政國富兵強九合一匡民受其賜者興鹽筴共捕兇之利也漢武窮  
兵瀆武倉廩虛竭於是郡國置鹽長官盡管鹽利以補軍需當是時  
救急之計不得不爾也唐室中微藩鎮屢叛貢賦不入於是講明鹽法  
遍置鹽院天下財計鹽利居半官兵諸費皆仰給於鹽其計亦不爲失  
矣然鞭筭迫盡下無遺利此孔僅之過也措置詳悉天下利權制在掌  
握此劉晏之失也遂使後之清議者必曰漢之孔僅唐之劉晏是用鹽  
之所戒者一也沿歷至宋足爲軍國大計曲盡禁防或以舩運而散於  
諸路或使商賈納錢于推貨務就場受鹽鹽法之沿革代各不同皆入  
於大農最資國用此李沆盛度之良法也至其李世賈似道欲以免和  
糴先以啓侵耗之患所當戒者二也元氏繼作六合一家土物之夥亘古  
所無朝廷經費鹽利太半然揜配高價急徵其直是其弊也所當戒者  
三也大抵鹽者吾民之日用不可一日闕所以天地間無地無之况我  
東方三面濱海皆爲煮鹽之地乎不唯煮鹽爲然捕魚採蠶亦猶是也  
今見聞言之用金鐵而煎經日夜而出素者東海之鹽也塗泥爲金  
或一日而再成鹹者西南之鹽也西南勞役稍歇功倍於東海矣且捕

魚亦多術焉或用結箭或用網罟或操舟入海從流漁釣其所獲亦有  
多寡之殊而西南尤多其大致如此夫藿者他國之所無獨於東方處處  
皆有之濟州所產尤繁土民之居積致富商船之往來販鬻皆用此也是  
三者天生之地產之天地獨厚於我國實東方之奇貨也前朝之時益  
盆坐數魚梁網所藿田結卜皆載于周官六翼王子開福之辰必賜益  
盆魚梁共議寺社或賜藿田其餘管幹區處之法未之詳也中世以來  
外患頻仍內變屢起宮闕焚蕩府庫竭盡豈宜專賴田租不取山澤之  
利乎是權臣專利而不恤國家之經費也至于忠宣乃有志行古之道  
分定各道益戶差遣益鐵官未既以大臣不便罷之遂爲權奸之所奪  
諸司之所占今我國家習視前朝之舊以爲益藿民間之所取不可爭  
利也額定稅法使守令收之是果有補於經費之萬一乎中原郡縣之  
多土地之廣財賦之繁何可及焉然軍國大計不專賴於田租而尚推  
鹽利以取足焉矧伊東方乎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  
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今米粍之出布貨之征皆取於田租山澤之利視  
爲餘事由是則生之非衆也爲之非疾也祭祀賓客之用士大夫祿俸  
之給凡中外一功諸費皆取諸田租由是則食之非寡也用之非舒也

且近年以來黎民阻飢穀倉賑恤加以向化之衣食商倭之販鬻支對浩繁浮費不貲府庫日就於虛竭京城見在之穀不過七八萬斛是持一富家產耳儻有頻年師旅如契丹之於高麗顯王蒙古之於高元二世動大衆壓邊境將何以裁又不幸而有堯湯之水旱則亦將何以裁當此之時不幸歷代生財之道但以田租欲充府庫餉邊兵應諸費臣未見其可也蓋田租必因歲之豐歉不可恃以取盈也魚鹽蠶之利無水旱凶歉之異而可以利用也况生民之所急臨事而猝辦莫此爲切乎以用鹽一事言之趙宋之時有盜李順陷成都以張詠知府事時招安之師在城中者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善幹國事者也此已然之明驗也且以臣已行之事言之臣前於乙丑年爲江原道觀察使義鹽色行移關內救荒之鹽役舩軍煮取敬差官鄭之夏初到界欲盡括公私鹽益臣謂敬差曰今爲此法欲其利民也試驗之初先有搜取之令民必驚動以爲禁私鹽也盡棄本業而去將如何耶於是裁損指畫不收私鹽只用官鹽煮得鹽數十石聽民以米布交易民皆便之其後京中鹽價湧貴遂罷義鹽色臣未知其故也

其時戶曹令各官各浦預備救荒鹽蘘臣定爲煮鹽採蘘數目移文每月輸納分遣各官用以救荒甚有利益又道內舊所付籍公私鹽稅及民間船隻收稅魚蘘亦多矣所至爭求貿易臣之所見亦如是巴臣竊詳義鹽色戶曹鹽蘘及道內收稅魚鹽大率計之其數不爲不多積數年則其所得米布豈小也哉江原一道煮鹽稍難捕魚不多產蘘不繁爲此業者亦小然尚且如此況於他道乎公家之入豈不萬萬也哉願將一試之展轉於臣心久矣今者仄聞遼西有戒心國家亦有齒寒之虞儻有危急糧餉不可不慮臣竊有試驗之志然新法之行人必駭聽請申明義鹽色布置規式戶曹備荒之令或用兵船或用軍丁之數分定煮取數目每月收納其私鹽蘘並令推刷損益舊法定稅何如魚梁結箭則所獲有多寡不可一例定稅並令設官差人勾當其網所及漁釣所捕亦依前例加減定稅何如濟州井內地所產最繁亦遣勾當監臨私鹽私蘘亦依上項定稅何如此其大略也若其措置節目之詳則臣不目見未敢悉也昔者宋三司使陳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各條利害怨悅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上等之稅收利大深此其可行於商價而不可行於朝廷也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稅公私

皆濟吾裁損之可以永求矣於是行之數年國用足而民富實今此魚  
鹽舊收稅輕重之宜與夫鬻販出納之法請依陳恕取中等之稅不蹈  
歷代三戒之弊庶幾財貨流通永以無弊矣臣思出其位惶悚以聞伏  
望 主上殿下許賜 上覽儻加採用命下有司磨勘施行將見府庫  
可以充糧餉可以備賑恤飢荒支持夷鞞亦可以大有輔焉中國之推  
利一則收利權一則倚經費猶或可也本國地瘠民貧商賈無數倍之  
利若推之則其害不可勝言近日義鹽行之未幾以不便罷之但其收  
稅無令守令擅用以補義倉可也其並濟州推之之策尤失計焉○司  
憲府啓中樞院副使李養以糠糲之妻金氏詐稱爲妾後娶崔氏謀欲  
奪嫡冒受爵牒實爲奸詐續刑典節該有妻娶妻者痛懲離異子孫爭  
嫡者以先爲嫡崔氏及所生子女依成憲以正名分追奪爵牒又治養  
罪以戒後來 從之但養勿論○癸丑世子上食于輝德殿○命安平  
大君瑤藏佛骨于興天寺舍利閣佛骨本在此閣嘗取入禁中外人莫  
之知至是還之○甲寅論江原道監司道內司僕寺所獲獐鹿今欲作  
脯別司饗朴允萬等前赴道內若此人等憑藉進上或橫斂雜物或非  
理侵害須即具聞○乙卯論平安咸吉道採訪別監當捕松骨之時若



捕白那進白鷓子則依松鶻例褒賞其遍曉諭並令捕採○丙辰議政  
府據戶曹呈啓戶典膳錄一款平安咸吉兩道各官米粍與利人回換  
一禁然咸吉道野人雜處平安道境連中國糧餉不可不儲本道朝士軍  
士成衆愛馬及各司吏典近隄防牌六十補充軍之居京者從自願納穀  
於其道以全羅慶尚道米穀題給且民間切用之物須待懋遷商賈之  
之徒亦許通行唯咸吉道會寧鍾城穩城慶源慶興甲山平安道茂昌  
閔延渭原虞芮慈城理山碧潼昌城江界等沿邊之地禁之從之○戊  
午司諫院啓李綦位至樞府欲以後妻之子爲嫡將先妻金氏稱妾妄  
冒天聰薄行如此請罪之不允○是月東國正韻成九六卷命刊行集  
賢殿應教申叔舟奉教序曰天地絪縕大化流行而人生焉陰陽相軋氣  
機交激而聲生焉聲既生焉而七音自具七音具而四聲亦備七音四  
聲經緯相交而清濁輕重深淺疾徐生於自然矣是故庖犧畫卦蒼  
頡制字亦皆因其自然之理以通萬物之情及至沈陸諸子彙分類集諧  
聲協韻而聲韻之說始興作者相繼各出機杼論議既衆舛誤亦多於  
是溫公著之於圖康節明之於數探賾鉤深以一諸說然其五方之音  
各異邪正之辨紛紜夫音非有異同人有異同人非有異同方有異同

蓋以地勢別而風氣殊風氣殊而呼吸異東南之齒唇西北之頰喉是已遂使文軌雖通聲音不同焉吾東方表裏山河自爲一區風氣已殊於中國呼吸豈與華音相合歟然則語音之所以與中國異者理之然也至於文字之音則宜若與華音相合矣然其呼吸旋轉之間輕重翕關之機亦必有自牽於語音者此其字音之所以亦隨而變也其音雖變清濁四聲則猶古也而曾無著書以傳其正庸師俗儒不知功字之法昧於細躡之要或因字體相似而爲一音或因前代避諱而假他音或合二字爲一或分一音爲二或借用他字或加減點畫或依漢音或從俚語而字母七音清濁四聲皆有變焉若以牙音言之溪母之字太半入於見母此字母之變也溪母之字或入於曉母此七音之變也我國語音其清濁之辨與中國無異而於字音獨無濁聲豈有此理此清濁之變也語音則四聲甚明字音則上去無別質勿諸韻宜以端母爲終聲而俗用來母其聲徐緩不宜入聲此四聲之變也端之爲來不唯終聲如次第之第牧丹之丹之類初聲之變者亦衆國語多用溪母而字音則獨夬之一音而已此尤可笑者也由是字畫訛而魚魯混真聲音亂而涇渭同流橫失四聲之經縱亂七音之緯經緯不交輕重易

序兩聲韻之變極矣世之爲儒師者往往或知其失私自改之以教子弟然重於擅改因循舊習者多矣若不大正之則愈以愈甚將有不可救之弊矣蓋古之爲詩也協其音而已自三百篇而降漢魏晉唐諸家亦未嘗拘於一律如東之與冬江之與陽之類豈可以韻別而不相通協哉且字母之作諧於聲耳如舌頭舌上唇重唇輕齒頭正齒之類於我國字音未可分辨亦當因其自然何必泥於三十六字乎恭惟我主上殿下崇儒重道右文興化無所不用其極萬機之暇慨念及此爰命臣叔舟及守集賢殿直提學臣崔恒守直集賢殿臣成三問臣朴彭年守集賢殿校理臣李愷守吏曹正郎臣姜希顏守兵曹正郎臣李賢老守承文院校理臣曹變安承文院副校理臣金曾旁採俗習博考傳籍本諸廣用之音協之古韻之切字母七音清濁四聲靡不究其源委以復乎正臣等才識淺短學問狃陋奉承未達每煩指顧乃因古人編韻定母可併者併之可分者分之一併一分一聲一韻皆稟宸斷而亦各有考據於是調以四聲定爲九十一韻二十三母以御製訓民正音定其音又於質勿諸韻以影補來因俗歸正舊習謬至是而悉革矣書成賜名曰東國正韻仍命臣叔舟爲序臣叔舟竊惟人之生也莫不受天地之氣而聲音生於氣

者也清濁者陰陽之類而天地之道也四聲者造化之端而四時之運也天地之道亂而陰陽易其位四時之運紊而造化失其序至哉聲韻之妙也其陰陽之間奧造化之機緘乎况乎書契未作聖人之道寓於天地書契既作聖人之道載諸方策欲究聖人之道當先文義欲知文義之要當自聲韻聲韻乃學道之權輿也而亦豈易能哉此我 聖上所留心聲韻斟酌古今作為指南以開億載之群蒙者也古人著書作圖音和類隔正切回切其法甚詳而學者尚不免含糊聒喙昧於調協自正音作而萬古一聲毫釐不差實傳音之樞紐也清濁分而天地之道定四聲正而四時之運順苟非彌綸造化轆轤宇宙妙義契於玄關神幾通于天籟安能至此乎清濁旋轉字母相推七均而十二律而八十四調可與聲樂之正同其大和矣守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後之觀者其必有所得矣

世宗莊憲大主實錄卷第一百十八

冬十月己未朔禮曹啓輝德殿奠幣時奏樂用中腔令從之○庚申諭平安道監司今從政府所啓使移都節制使營於寧邊府然遷徙事重不可急遽更加熟議以定姑停之○辛酉世子行冬享于輝德殿○軍器監火藥庫火藥匠焦爛二十二人命醫賣藥救之仍賜酒食十一人得活官吏命下義禁府鞠之○黃溪令譙酌酒殺人宗簿寺請其罪命收職牒安置于固城縣仍諭其道監司給田宅且禁持弓矢出獵又不得與外人相通譙讓寧大君禔之子初封瑞山君貶爵為○壬戌以柳義孫為禮曹參判高得宗同知中樞院事任孝信兵曹參議卞孝敬李邊僉知中樞院事金義蒙司諫院左正言得宗嘗以罪貶外後許京外終便今以為轉運使故授此職諫院諍之不久○癸亥吏曹參判李審上書曰臣於己未年以韓山郡事赴任得病辛酉春辭職歸田至乙丑春擢拜僉知中樞院遷兵曹參議周年而加嘉善為江原監司入為仁順府尹以拜此職雨露之恩偏洽於微軀臣非木石敢不知感第以庸愚雖欲為忠而不知所以為忠徒懷食祿之恥臣自結髮以來誓不欺君况今偏蒙河海之恩夫心圖報之不暇何忍挾詐欺罔以負

殿下卯翼之私耶不意累及元濬之獄有司謂在一廳之內得聞其議然  
臣實不聞知而以不知對之則是欺天也不知而以知對之則是自欺  
也有罪無罪明王在上故以實固拒有司強之臣亦欲雷同而誣服特  
蒙恩宥幸莫大焉且事已往矣無復可言但恐人之不知者反以臣爲  
患失乾沒飾辭欲免而反服其罪念之至此汗出霑背若撻于市賴有  
聖明洞照愚衷天地神明明明鑑臨每以此自解然以臣之無狀久居  
清要必有不能自知之譏貪位懷祿之誚以累聖朝知人之明今臣年  
六十九歲致仕之期才隔數月衰老倍舊聰明頓損不宜冒居官職伏  
望聖慈免臣職事不允○甲子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刑曹申昆陽  
囚四犯竊盜金仁京依律處絞從之○丁卯遣漢城府尹金鉞如京師  
賀正仍獻海青二連○刑曹申河東囚強盜金山等五人安東囚強盜  
僧石恩等二人依律處斬從之 戊辰刑曹申祥原囚強盜方植等十  
人江西囚強盜林乙等十九人依律斬潭陽囚四犯竊盜大平絞從之  
○己巳司僕少尹鄭孝康上書曰臣以庸愚濫蒙聖恩自見非是不敢  
終默謹以管見條列于後伏惟賜覽一臣嘗自迎秋門仕于內司僕諸  
道進膳散置門外路中其爲不潔口難容道不覺驚駭闕門外置卓子

安諸道進上已曾立法而不行之申明此法常設卓子於門外若進膳  
陪來則安於卓上守門者即告承政院承政院送膳狀于司饗別坐各  
率色掌陪歸且雨雪日無可安之處於門外別營草家以安進膳永爲恒  
或文昭輝德殿進繕亦不無上項之弊乞依此例施行一臣於去秋  
見敦義門祈晴宰牲之所或於空家或於露地宰人屠殺時街童巷婦  
如堵而立其於禮祀致齋之義何如臣謂其門之側排設帳幕九諸奠  
物令典祀官親監以供祭祀以肅誠敬且祭器如邊豆之屬或載馬或  
貫索而負雖曰滌漑其於敬謹何如臣謂別作積子八盛以致淨潔一  
臣觀開慶寺太祖位版常安於佛殿前楹日供施食其前楹僧俗雜  
流所聚褻狎神明誠爲未便請革位版若以已行之未可革罷則於別  
殿奉安神位何如且器皿與床製造已久實皆汚破又其所供之米因  
功臣寶米存本取利今僧徒未能長資難苦供進亦爲未安臣伏願裁  
斷施行一親御之馬與輦有識之士皆不下馬其爲不敬莫甚乞依華  
制允御馬輦輿出入備儀仗辟除勿使犯塵以盡敬上一發遣行臺國  
家令典太宗盛際每遣按行無時發摘今有弊於民除行此法允有擲  
簡每遣知印知印之於監察其弊只一馬一人之加耳况知印與監察

名分既異而處事又異雖見非是豈能盡言臣謂兩界與諸道擇剛明  
監察無時發遣以嚴糾察孝廉置佛堂于其家專以佞佛為務國家允  
舉佛事必以孝廉主之○庚午議政府據兵曹呈申今軍器監傷火致  
死火砲匠祿生等十一人復戶致祭致賻從之又賜棺○壬申刑曹申  
蔚山囚四犯竊盜弓音金鎮安囚四犯竊盜李春敬依律絞從之○甲  
戌賜龍飛御天謁五百五十本于群臣○刑曹申彥陽囚典農寺婢善  
非與奸夫殺其夫依律凌遲處死殷山囚朴存信等二人四犯竊盜絞宣  
川囚高春奉殺人斬從之○乙亥前司男洪巨賢獻無名石言得於平  
壤府東二十五里炭岨回橋院之間下諭平安道監司令審產出之狀  
採取以進○刑曹申典獄署囚高敬守等五人盜豐儲倉縣布昌原府  
囚成同殺人依律絞並從之○戊寅示全羅忠清慶尚道監司佞楮種  
曾令公邊州郡栽植培養或絕種或不茂盛是必不用心之故也今送佞  
楮種於公邊各官園圃海氣相通之地栽種培養出苗生長之狀隨即  
申達○己卯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議政府啓全羅忠清兩道監司  
所啓年分過輕請遣朝官更驗上命世子引見都承旨李思哲曰雖遣  
朝官百穀已獲分等實難且朝官迎合政府之意必務高重姑從監



司所啓且據所聞酌定高下何如仍命思哲議于政府皆曰監司所啓與臣等所聞頗殊且不可以所聞臆議須遣朝官更驗損實以定年分從之即命直藝文館權自恭戶曹正郎鄭次恭兵曹正郎李永肩遣之○刑曹申典獄署囚白同三犯竊盜依律絞既山囚朴善京等七人強盜斬從之○辛巳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東班自一品至九品皆有正從西班自三品至五品有正從而自六品至八品並皆從品新設九品同勇三百並正品東西班各異有違設官之意正五品司直三軍各一今各加一自六品至八品每品每軍各設正品二司勇中軍三十四左右軍各三十三並一百爲正品二百爲從品從之○壬午前此銜及有蔭子弟皆受落點受圈而後叙用時議者或以爲不可上令議政府及大曹堂上集賢殿等官雜議之或以爲不可或以爲可上從不可之議即下傳旨于吏兵曹遂革之時三品以下除授受東宮之圈故曰受圈○癸未論咸古道都節制使金允壽今慶源捕獲玉松骨非他松骨之比真極貴之鷹也特賜卿監段子紅絹各一匹至可領也○甲申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堂○日本小二殿藤教賴遣加珍老吾羅灑毛等來獻土物○乙酉傳旨禮曹今年都城瘡疹之病倍於前昔若小民或不

知救療之方或不能謹慎以致殞命者比比有之其病戶蠲坊里役公  
賤限平復勿令役使分定醫員隨證給藥治療○丙戌刑曹申長鬢囚  
金和殺人依律絞從之○丁亥唐人押送官金有禮在遼東馳報也先  
率兵數萬屯黃河上帝勅諭遼東隄備曰也先將并朝鮮打擾上召  
領議政黃喜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  
瑞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甲孫兵曹判書金孝誠叅判李承孫都鎮撫  
李堅基閔伸李穰河漢傳旨曰今也先舍遼東而遠攻我國必無之事  
也然我國向者不奉其國詔書或因此欲雪其恥或欲受其降不無加  
兵之慮兩界備禦不可緩也音著馬兵不可送也於公邊郡邑增添步  
卒與火炮之具守城以待之如何喜演仁孝誠萃甲孫堅基穰承孫  
漢曰每當冰合之時本邑馬步兵合番防戍不爲不足守城步兵不必  
遽增待都節制使磨勘論啓從愚宗瑞以爲公邊州郡本邑守城軍有  
餘處則已矣不足處南邑州郡步兵量數分送以守其城喜仁萃甲孫  
堅基又曰平安糧餉不足防禦軍士待的實聲息更議入送演曰賊變  
難測待聲息似緩預送軍士糧餉又難下三道州郡每二百戶出一丁  
令其官備衣糧限解冰送防禦事罷除職從遇宗瑞孝誠曰軍士戰

馬甲冑預令整齊若有聲息隨即分運入送穰承孫漢以為京中軍士  
武才特異者於沿邊城堡各遣二三人如有事變率兵應變又僉議曰  
彼若示弱而來慎勿邀功出戰但當固守又若遣使不可拒而不待亦  
不可厚接邊將於城外待之錯以酒食論之曰我國臣事大明已久不  
宜有二心彼若曰我是使臣何不啓 殿下而擅便阻當仍留不去又  
諭之曰此地距王京道路甚遠且雪深路塞啓達為難如此徐徐開論  
要使彼回去不令生怨軍器監火砲量宜送之以為守城之備○議政  
府啓平安道沿邊防禦布置未得其要衆論不同若憚於輕改固執因  
循則邊事失誤慮有後悔臣等參詳衆議反覆籌之或云主將偏在一  
隅後無接兵非獨失於內外相應之策雖在江界上下道路險阻隔絕  
倉卒之變不及救援又不能數數往來考察徒有供頓之弊實無益於  
防禦且彼賊入來之路非唯江界如昌城義州等處入侵之賊將何以  
應之還營寧邊誠永世之長策或云邊方防禦最緊都節制使雖無重  
兵若在江界則聲勢遠聞彼賊不敢窺邊仍在江界誠備邊之急務惟  
此二說雖則不同各有攸當不可偏廢自今沿邊郡邑分為兩道江界  
朔川各置二品以上節制使朔川加設判官渭原慈城虞尚閣延茂昌

屬于江界道理山碧潼昌城定寧義州麟山屬于朔川道允沁邊州郡  
口子一應軍務及鎮帥萬戶防禦勤慢悉委考察仍令各鎮各堡自相  
爲援以固邊方都節制使還營寧邊兼判都護府使後置判官上項兩  
道節制使勤慢與各處防禦實不實或親巡考閱或遣人擲簡又有大  
黨賊變抄率道內軍丁從其聲息觀勢應援庶幾大小相維內外相應  
布置得宜其設兩道所屬南道軍卒令都觀察使都節制使同議磨勘  
啓聞後續議施行從之 論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允壽事目一彼人若  
示弱而來邊將邀功出戰甚不可也慎勿輕犯但當苦守一彼若使人  
不可拒而不待亦不可厚接當於狄館饋以酒飯如有所索令邊將諭  
之曰我國事大之國無王命而不可自擅如其自擅則罪責非輕彼若  
曰不敢擅便則當啓 殿下施行仍留不還即諭之曰此處拒王京甚  
遠且雪深塞路難以啓達如此徐徐開說要使彼回去毋使起怨一以  
飛報○戊子議政府據禮曹呈申卒漢城府尹李士寬妻韓氏早歿未  
得從夫封爵其子義長登文科禮長智長誠長孝長皆登文科高麗故  
事三子登科爵其母仍給其俸乞倣其例韓氏從夫爵追贈以勸後來  
從之遂贈貞夫人○十一月庚寅以金世敏爲兵曹判書趙遂良刑曹

叅判金孝誠平安道都節制使李穰江界節制使朴好問朔川節制使趙石岡判義州牧事時以也先聲息命政府六曹議可爲平安道都節制使者皆以孝誠薦之右贊成金宗瑞啓孝誠家世清寒近因妻亡計活尤踈請賜溫衣遂賜襦衣一襲毛冠弓矢遣之○辛卯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諸山陵及真殿大小祭品今改詳定健元陵以下諸山陵四時大享及正朝寒食端午秋夕冬至臘六別祭卓有花草第一行中朴桂四器第二行紅白散子五器節三行茶食五器第四行實菓六器面俠卓無花草第一行各色餅六器第二行雜湯細粝等六器第三行爵三健元陵以下諸山陵顯德嬪墓所朔望祭先告事由移還安祭及咸吉道諸山陵先告事由移還安祭卓無花草第一行藥菓四器第二行實果雜菓五器第三行餅粝五器第四行飯匙楪醬羹炙六器第五行爵三咸吉道諸山陵及厚陵六別祭卓無花草第一行小朴桂四器第二行紅白散子五器第三行實果五器第四行雜菜六器面俠卓第一行餅四器第二行粝雜湯等五器第三行飯匙楪醬羹炙五器第四行爵三顯德嬪墓所六別祭卓無花草第一行小朴桂四器第二行紅白散子五器第三行藥菓五器第四行實果六器面俠卓第一行餅四器第二行粝雜湯等

五器第三行盞三穆清殿濟源殿慶基殿集慶殿永崇殿六別祭卓  
有花草第一行中朴桂四器第二行紅白散子五器第三行茶食五器  
第四行實果六器面俠卓無花草第一行餅四器第二行糲雜湯等  
五器第三行盞三 先王先后顯德嬪忌晨齋祭卓及上項真殿先告  
事由移還安祭卓無花草第一行小朴桂四器第二行紅白散子五器  
第三行茶食五器第四行實果六器面俠卓第一行餅四器第二行糲  
雜湯五器第三行盞三顯德嬪魂宮朔望祭及先告事由移還安祭卓  
無花草第一行藥果四器第二行紅白散子五器第三行實果五器  
面俠卓第一行併四器第二行雜糲湯五器第三行盞三從之○義禁府啓  
司直李種捕逃奴婢於同福縣記官姜周與金得時率二十餘人恟  
種倒懸累日侵虐以至於死縣令河綱地知而不禁及其子訥和順  
縣監推鞠之際欲庇惡吏飾辭移牒周依元典元惡鄉吏典刑廣  
示施行綱地杖一百流三千里從之○壬辰議政府據戶曹呈申平  
安道年年失農民生可慮所貢義盈庫納黃蠟二百五十九斤十二  
兩限五年蠲減濟用監納毛獐皮一百二十三領減其半豹尾六筒毛鹿  
皮十八領工曹納牛皮三十領馬皮五領山猪皮二十領軍器監納

松脂二斗熟麻九十斤並皆永除從之○癸巳平安道監司獻平壤府所產無名石四斤○甲午百官行冬至望闕禮亭本朝賀○乙未命都承旨李思拓左副承旨安完慶往議于政府曰也先領兵親到若遣將持重兵而來強欲直到京都則邊將權辭以對若不肯聽從何以處之魚曰觀其形勢兵少而專欲和親則當依前議若兵多而又有侵掠之志則閉城固守入保諸郡人物清野以待且徵南道之兵防禦諸事疾速布置一以諭之曰本無宿嫌何遽搆隙彼若不聽又諭曰如此則軍兵器仗我亦有之以逸待勞又何憚焉彼若加兵我亦應之可也遂以此意下諭平安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戊戌傳旨承政院施命之寶用於冊封教書等事九千除授之事皆用大寶○藝文館大提學朴安臣卒安臣字伯忠尚州人判司宰寺事文老之子登第補史官戊子拜司諫院左正言與大司憲孟思誠等共治睦仁海之事忤旨太宗欲置極刑謂司諫曰死生有命何憂何懼乃作請題壁後累遷司憲執義判膳工監事歲甲辰日本遣使來請大藏經板國家不許遣安臣爲回禮使送禮物及佛經數本至其境王國聞國家不許大藏經板拒不納唯許納佛經安臣馳書諭以交隣之意乃許禮接及還至一歧島有一

倭與我有怨者欲害使船以報之安臣即乘舟謂賊曰古今寧有殺使  
之人乎賊終不能犯還拜司諫院右司諫大夫歷工禮兵曹參議兵禮  
刑工吏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黃海忠清全羅平安道監司己未拜刑  
曹判書明年遷議政府右參贊壬戌以工曹判書請老乞退不允擢吏  
曹判書甲子遷藝文大提學至是辛年七十九駿朝二日吊賻安臣性  
剛果善談論治家儉嗇諡貞肅直道不撓貞執心決斷肅子以昌以寧  
○己亥世子率百官遙賀聖節○辛丑司憲府啓時方寒沍請停崇禮  
門之役 上曰予亦欲停之但恐開春則疾疫盛行故未敢耳將議于  
政府○壬寅 上謂禮曹判書許詡曰今聞以瘡疹物故者世俗惑於  
邪說常不埋葬暴在原野爲狐狸所食予甚閔焉何以使民不棄屍而  
掩藏歟詡對曰京都及城底十里之內令漢城府五部活人院官吏每日  
巡行曉諭使之掩藏從之○癸卯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按文獻通考宋  
高宗朝有司請建行懿節皇后別廟於大廟殿後奉安神主至孝宗朝  
時享大廟別廟行事執事官誓戒於尚書省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今輝  
德殿雖未立別廟與宋朝之制同非原廟之例於太享無誓戒只行散  
齋二日致齋一日有違古制依本朝已行宗廟大享儀前享七日受誓



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從之○左弼善李石亨等上書曰東宮於前月  
讀禮記畢謂臣等曰古人云朋友講習若獨覽則易或忘之宜更講論  
仍將禮記首篇進讀臣等竊惟東宮天性好學日視書筵孜孜不倦其  
於經書靡所不講學問已高而於禮記一書講至再三固爲精熟矣猶  
慮未至又令臣等進讀所謂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尤非淺薄所能堪也  
今書筵官十人除諺文醫書僅有臣等六人輪次進講竊念臣等於禮  
記本無師授兼以稟性昏愚雖日與朋僚同處專力討論猶懼不稱况  
未得同處力又不專或仕春秋館或仕儀注加以課試及讀書置簿皆  
從事他務素不講習當其番次以蒼黃涉獵理未暇窮事未暇考疑無  
可質僅一寓目率爾進講若有疑問或妄對不能對或對而未能盡  
其蘊覲面而退未知所以復講是書豈欲若是而止乎非徒臣等之心  
深有愧焉實未副東宮孜孜求益之意也臣等竊謂輔養儲副以爲宗  
社生靈萬世之福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而柅以他事反無餘力其輕  
重緩急何如哉若曰東宮學問已成何賴書筵官則是甚不可大抵聖  
不自聖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而猶曰假我數年 殿下豈肯謂世子  
學問已成而不必加學也東宮豈自謂學問已成而今日之復講是書

姑為是拳拳也臣等亦謂我東宮學問已極而不必加輔導之功也然  
 則書筵之任其不可少忽也明矣其不可不專也審矣伏望許令書筵  
 官毋兼他事日仕書筵使朝夕同處理有難窮者則已其可窮者窮之  
 事有難考者則已其可考者考之疑有難質者則已其可質者質之  
 庶得從容商確以備疑問之萬一下吏曹○甲辰諭平安咸吉道都節  
 制使銃筒放射軍皆當熟知藏藥之術然火藥難費故常時必不能如  
 心諫習何得使人人皆知其術是可恨也每五人作伍一伍之內須令  
 一人知之四人放射一人應機藏藥可也二銃筒三銃筒八箭銃筒四  
 箭銃筒細銃筒五搯銃筒一伍之人相雜質持則急遽之際箭及檄木  
 之大小藏藥之多少必不能辨而混用之須使一伍之人人持一搯銃  
 筒非惟臨敵之時而於常時諫習亦不可相雜當隨人力之強弱教以  
 所宜銃筒預定其志可也以十人為伍亦可或曰銃筒軍不徒持銃筒  
 而或帶弓矢或帶刀劍亦可也或曰此說似矣然若帶弓矢刀劍則所  
 持銃筒之數少當令不用弓劍而多質銃筒可也二說皆近理又檄木鐵  
 箭火藥火心量藥匣子藏火器等物皆一人之身所持其中火藥火心及  
 藏火器不可同處須使火藥火心佩於一邊藏火器佩於一邊又雜物諸緣一

人備帶則重而難行是可慮也聞中朝之北征也用我國之馬載銃筒諸緣今亦倣此制一伍之內藏藥一人率馬一匹載藏藥諸緣又多載藏藥銃筒四人或帶弓矢或帶刀劍在前行放射藏藥者隨放隨給此最良策但本國馬匹不多故未知此策可行與否也又五樣銃筒之軍以五色旗幟別之插於炮車主銃筒蒲令者建五色旗幟隨意指麾則出令便而應敵易矣銃筒隸習時及臨敵時以火近藥心甚可慮也宜當常常戒之已上諸條可否加減與監鍊官更加商度其宜而行之○以大司憲李季璘爲黃海道都觀察使季璘陳本道救荒之難而因啓曰今春飢饉太甚至有食人之肉者上驚恠議于政府曰是言之出所係甚大不可不知當季璘問之歟散朝臣問於其道歟僉曰問於其道則莫知所從問季璘爲便 上令其弟同副承旨李季甸問之對曰臣在憲府聞諸執義鄭賜翌日又啓曰臣昨質諸鄭賜曰不知問於他臺官皆曰不知臣愚忘之不記所言之人 上命都承旨李思拈往議于政府曰今者季璘之言若此予惟漢之魏相宋之李沅皆賢臣也故所聞之言無微不達予之初即位也李原將江原道人死之多不以實對予年少故未盡劾實今季璘之言欲知其實而後已也將季璘與臺官

進于承政院閱實如未得則下法官推劾如何僉曰 上教允當即召  
李隣與鄭賜掌令金吉通元自直持平人金承珪文汝良問之皆曰臣等  
所未聞之言也李隣惶懼曰臣必聞之他人而忘之矣遂下刑曹鞫之○  
乙巳李季隣使人因李甸啓曰所言之人今始省得乃臣舅李伯剛家  
火者金閒聞諸表姪統筒衛曹守命而說此言也 上令承政院詰問  
之閒曰守命於閏四月葬父于海州還言予至州之上檢丹里朴長命  
家有一盲之女飢甚乃取自死兒屍之肉食之守命曰閏四月聞父病  
歸海州父已死遂即埋之母曰今年此道飢餓病死之人轉于溝壑者  
不知其幾千汝來葬之幸哉于還京以是言於閒他無所言閒守命相  
與叅對徃復不決諸等旨詰問乃服 上曰季隣欲蓋初發言之人乃  
曰聞之臺官其計狡矣然既得發言之人當令刑曹勿推督令赴任且  
食人之肉大是異事何以處之承政院啓曰宜選簡朝臣率守命徃海  
州推問以知其實遂命守承文院事姜孟卿徃鞫之○集賢殿校理河  
緯地上書曰臣兄綱地今坐法當流竊念臣早喪父母臣身及寡姊弱  
弟弱妹全仰綱地爲父以生且綱地於臣一家爲宗奉臣父祖之祀墳  
墓神靈所寄今若流配遠地姊妹兄弟無所資仰父祖神靈無所

依主宗絕家破門戶掃地臣念至於此生不如死心神昏耗不知所出  
臣願除名爲徒作隨兄網地永屬擣砧以贖兄流罪伏望 聖慈特霽  
雷雨之澤曲遂螻蟻之誠不勝迫切之至夫刑人罰人有常法臣妄執  
愚懇法外求贖臣罪萬死然臣兄之罪亦不無可疑邑人歐殺人守令  
不能救止其比親犯人豈無差等臣雖謬誤恐未必有累於罪疑惟輕  
之恤典也昔向敏中疑殺人僧獄詰問之僧但云前生當負此人命臣  
常讀恤刑教書至此未嘗不慘然何意臣身親見之臣兄之不幸類此  
僧兄其時適受監司差任離官一宿病發未得前赴受由還官治療翼  
日而此難作若非此病必無此禍病與禍媒若從天落亦臣一家厄會  
之致也臣更何言惟仰再造之恩少連門戶之命而已但慮身莊已有  
私乞除名有違臣子國耳之義然國有大難大臣當之家有大難子弟  
當之惟其所在致死而已臣今門戶之難至慘至毒第臣紀地前年辭  
職奔湖南救兄得病死於客惟臣獨在他無可委者臣若逡巡不當其  
難背父兄之恩孤亡弟之望先失其所以報國家者國家將安用之而  
臣異日亦何顏見緹縈於地下哉且擣砧之役國家所重臣隨兄竭作  
鞠躬盡瘁亦足以效其惟其所在之誠也臣蒙 聖恩罔極此生已無

階仰報死而不朽期於結草而已臨章隕泣不知所言不允初綱地之  
病於全羅獄也緯地乞免職事往視其病上哀其情賜暇給傳以送湯  
藥扶護無少忽時人云兄弟之間至此足矣○丙午政府議典吏金義  
精告今年春往所居黃海道瑞興郡北栢谷里適其時因內史之擲間  
也守令使飢民隱避山間至四月望時樵童五人往里北山洞見人肉  
炙喫處來說我與里人偕樵童往視之燻炙之餘頭脚尚在是月二十  
三四月間樵童又言之與里人甲士金乙敬船軍仇思義同往見之人屍  
四脚棄擲火氣不滅矣里有船軍李雨者嘗無所事而昏曉往來山間  
且發人墓塚脫其衣服故疑此人所爲也往搜其家得人臂及肉二塊燻  
炙色青皆人肉也以詰兩亦服與乙敬等里人以告于官官亦不忍言  
其食人肉也置而不問乃命判軍資監事李仁孫率義精往瑞興鞠之  
○丁未世子上食于輝德殿○戊申諭平安道監司行護軍崔濶温啓  
云成川府北有山城舊址古老傳言昔人避亂之地也其東則壁立萬  
仞西則石山高峙南則閒有細路北則土山兩峯相對兩峯之間稍低  
可行是則古城門基也其內東西相距八里許南北五里許可容十餘  
邑之人中有巨川亦有溪澗泉井可資其利三面固無築城守禦之虞

唯西洞門二十步許北兩峯相距三百餘步築城作門則一人當關可敵萬夫足以禦患之地上項山城果如所啓乎築城防塞幾處若築城則城基幾步卿其審察以聞○刑曹申中和因廢乙巾衿川囚同三三犯竊盜依律絞三嘉囚洪乙守殺人斬价川囚柳得夫等六人強盜斬從之○已酉刑曹申典獄署囚三犯竊盜池奉等二人依律絞從之○庚戌刑曹申端川囚崔衆伊等二人殺入依律斬靈光囚強盜三性等二人斬從之○辛亥諭平安咸吉道都節制使走火之利大矣便於馬上用之非他火炮之所及也騎士或挿於腰間或挿於夫筒馳馬而放射之則非唯觸之者必死而見其狀聞其聲者皆懾服也用於夜戰光耀照天而賊氣先奪矣用於疑有伏兵處則烟火亂發而賊徒驚怯不能隱其情矣然矢行不如銃筒之直也藥費大多不若銃筒之少用藥也收藏不可不謹不若銃筒隨時藏藥之便也以此觀之銃筒之利尤大近日下送走火先運走火六百箇二運中走火八百介小發火八百介小走火一千五百介三運平安道直上火二千介火箭三百五十二介大走火六十介小發藥砲三十六中走火二千二百七十介小走火三千三百四十介咸吉道直上火一千火箭一百七十五介大走火三十小

羨穀砲丈八中走火一千一百三十小走火一千六百六十今又欲加  
送送幾柄則足用乎卿與監鍊官同議以啓○諭黃海道都事金安生  
其道各等蓋司還上啓請時戶數人口多少不一乙丑年十月趙惠所  
申元戶二萬五千二十三戶人口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五十三名丁卯  
正月趙遂良所啓元戶六萬二千六百三十七戶人口四十六萬二千  
六百六十四名丁卯七月李師元所申元戶六萬二千六百三十七戶  
除物故五千三百十四名見存人口四十五萬七千三百五十五名丁卯  
十月朴以昌所申元戶六萬四千六百四十四戶人口三十四萬七千七百  
七十一名以趙遂良所啓比於趙惠所申戶數倍多人亦增七萬餘  
名而以朴以昌所申則反減十一萬餘名乙丑丁卯兩年之間其增減  
如此其不同者何歟近年疾疫尤甚果有物故之理然不應如此之多  
矣將飢饉而然歟不然彼之所增將欲多占還上虛張其數歟又以敬差  
官所申各官物故數觀之海州人口元數五萬七千五十二內物故一  
萬二千四百六十五以分數計之五分之一其物故如此其多何歟若  
曰地廣人多之所致則其連境信川物故三十九分之一載寧物故十  
四分之一康翎四十四分之一長洲十九分之一松禾三十五分之一



比之海州如此懸隔將他官物故不得其真歟趙遂良時海州元戶  
二千七百二十而人口則五萬七千五十二朴以昌時元戶八千三  
十而人口則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七何人口之減少而戶數反多乎  
且八千三十戶而人口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七則一戶之人不過三  
名何戶多而人少乎又聞敬差官以賑濟冊得物故數則似為得真  
非虛妄也然其考賑濟冊則彼此皆同而獨於海州居多其故何歟  
上項數件增減不一駭於見聞汝意以為何如各官於還上陳請之  
時必有人口小名都目狀矣備悉分揀從實以啓○諭全羅道監司  
道內龍潭任內銅鄉產出深重青石水銀石無弊採取以進且產出  
多少及採取難易具悉以聞○刑曹申玉果囚洪山守比安囚上佐  
五犯竊盜依律絞從之○壬子以宣為正義大夫原川尹盧重禮僉  
知中樞院事洪約忠清道水軍處置使○甲寅守知承文院事姜益  
卿來自海州以曹守命所告誣妄來啓下金閒守命于義禁府更鞠  
之判軍資監事李仁孫又自瑞興來啓云金義精所告不實囚于瑞  
興府命罷李季隣以申自謹為黃海道都觀察使○乙卯議政府啓  
府與戶曹禮曹同議商倭所持雜物太多雖或半或三分之一量減

留浦其一年轉輸京中之數小不下二千餘馱沿途州郡轉輸之苦無窮救弊之術不可不急自今丹木銅鐵鐵負重之物悉令留浦禁私貿易依在前倭館公貿易例官給其價則京中與浦所所受之價無異而民弊亦除似爲便益其合行條件更加磨勘一丹木銅鐵每歲貿易公家不可勝用貿易布貨亦難繼也今後除公家所用其餘依在前倭館私貿易例勿論縣紬木縣正布從自願和賣以補公貿易之價一浦所貿易丹木銅鐵鐵令慶尚道所納司宰監貢船及各浦兵船漕運若無管押之人則虧損可慮擇定差使負同萬戶秤量輕重授鎮撫及色吏納于典農寺典農寺管掌典賣一海路轉輸若難則每於農隙依前例舟載至洛東輸于忠州金遷移載站船來京或置於尚州官許人納價典農寺賣文契下去受出於京中貿易例酌量加給從之○丙辰兀郎哈萬戶金權老加都萬戶子伐伊應可除司正○丁巳全羅道監司獻白雉○十二月己未世子行臘享大祭于 輝德殿○義禁府啓同福記官姜周故殺李種依律斬從之○庚申諭平安道敬差官朴薑令送小教火具中走火八百六十六柄小走火四千六百六十六柄沿邊州鎮口子量宜分置中走火

二千箇小發火二千六百箇小走火七千箇所造表紙一百卷藥心紙五十卷火藥四百二十二斤八兩下送一依規式製造又諭咸吉道監鍊官元益秀今送小發火具中走火四百三十四柄小走火二千三百三十四柄州鎮口子量宜分置中走火一千四十箇小發火一千四十箇小走火三千五百箇所造表紙五十卷藥心紙二十卷火藥二百十二斤六兩下送一依規式製造○辛酉以閔伸爲刑曹判書李先齊戶書參判尹炯司憲府大司憲卞孝敬吏曹參議任孝信戶曹參議鄭陟禮曹參議趙順生兵曹參議金有溫刑曹參議趙傳工曹參議金布韓方至僉知中樞院事○壬戌論平安道都節制使前以議者之說沿江彼邊林木使之盡伐然多茂密未能盡伐而停之今又獻議者曰彼人隱蔽林木以覘虛實乘間擄掠莫若盡焚之使彼無有隱伏之處卿其商度可否以啓○宗簿寺啓多慶令有康欲以其妹嫁前判官金壤子呈單子以問壤答云子年今十五歲今年三月約婚於井邑縣監楊淵家即取婚書於淵家閱之已曾定婚是實竊稽禮曹受教男年十六女年十四方可成婚無受婚書節次唯受教內通書後不數月而成婚則資粒難以卒辦納采後母過期年壬戌壤子婚書成送時年歲雖未滿

十六納采後期年內年滿十六右婚書給楊淵家而許婚乎徵教旨內  
男女年限不用金壤婚書乎命還給楊淵家 上尋聞壤追成婚書以避之  
遂下壤及淵于義禁府拷訊并鞫其宗簿寺官吏罪之○癸亥世子受  
朝參于繼照堂又出承華堂始視事○刑曹申宣川囚強盜李元京等十  
三人依律斬黃州囚三犯竊盜申波豆絞從之○甲子諭咸吉道監司試  
採甲山郡銅鐵石○乙丑傳旨吏曹東西班相間受職者除無褒貶西班  
朔數而合計東班朔數參上則滿三十朔五考三上參外則滿十五朔三  
考二上依他例加資○丙寅刑曹申永興囚強盜卞萬等三人依律斬  
從之○丁卯刑曹申強盜龍江囚吳萬京等五人楊根囚亡連等四人高靈  
囚莫同殺人依律皆斬從之○戊辰議政府啓續兵典父母八十歲以上其  
子從仕者使之歸養若父母願令從仕者亦令二人歸養諸子先亡者  
亦令親孫歸養九十歲以上諸子並給侍丁雖有從仕者並令歸養士大  
夫或不審上項事意安然從仕銓曹亦不察而任用之有違風教自今有八  
十九十歲以上父母者除京中陪居從仕京中者外父母在外而京中從仕  
者父母在京而外方赴任者並依兵典申明舉行銓曹亦不得舉用從之  
○刑曹申北青囚元奉殺人依律斬從之○庚午傳旨刑曹元典載元惡

鄉吏典刑回示之法車裂以徇與醢其肉以食諸侯之文雖見于史虞周之刑至於大辟而無徇示之文大明律有陵遲處死者亦除回示但俱悉罪名文今後元惡鄉吏行刑後除回示陵遲處死者亦除回示但俱悉罪名移文于中外使之周知○元狄哈護軍弓豆等來獻土物陞弓豆爵賜衣服笠靴及青紅木絲三匹其姪甫要麼等除司正賜衣服笠靴○辛未慶尚道玄風密陽昌寧等處地震○壬申日暈兩珥○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宗簿寺璿源錄修撰體例踈略且不并錄 王后事跡亦爲未便今後依古制詳悉修撰從之○癸酉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京外軍士習射節次及陣法肄習條件磨勘後錄一入直內禁衛別侍衛甲士分三番初一日第一番中日第二番終日第三番入直鎮撫率領習射若其日或風雨或有故未射則次日追射以足前日之數一出番軍士分侍衛則三日甲士內禁衛則二日各詣射場三十人爲一統每一統擇定提牌率領習射鎮撫訓鍊觀官各一人考察追射節次與入直軍同一內外射場以五十步爲定設小的射之春秋則二十巡冬節則十五巡一巡四矢其中的多少每月季報兵曹每十中給到一若十一月十二月及六月七月停習射一京城內外聚會私射憲府禁之故習射

罕少今後宴飲外非禁酒之時則私射飲酒者勿禁射場不拘定處任意會射一外方軍士依京中例習射船軍每十中給到一營鎮軍射數歲抄監司都節制使考其畫數最多者取十分之二置簿充補甲士取才時上等入格者雖未滿三上移關兵曹取才叙用一當番侍衛牌分肄各射場習射亦取十分之一置簿錄名後當番又如之通考二番畫多者充補甲士取才時片箭三矢入格例准計一大小軍坐作進退之節無不通曉乃能禦敵故陣法纖悉詳定載在續典膳錄且平安道閔延義州朔川江界慈城咸吉道慶源鏡城甲山等處軍人除都會所聚會肄習使軍官解文字者傳習教訓其為立法至為詳密近來廢閣不行實未便當九兩界新設州郡及口子悉令解文字軍官傳習教訓如有成效者論報褒賞他道沿邊州郡亦依上項例施行從之○甲戌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今考中樞院錄事受職之例去官用實仕通兒用差年然通兒專用差年則差年未久而勤仕者無以為勸自今計其實差年遷轉從之後架閣庫錄事通兒亦用比例○丙子世子引見都承旨李思哲等議中外軍額加定及僧人錄藉便否○成均生負李美等一百四十人上書曰司藝崔脩以年垂七十於今月十七日呈辭銓曹臣等竊謂國家致仕

之法雖以七十爲限然其間有才德足以輔世氣力足以供職者不許例罷此殿下圖任老成之美意也今脩秉心寅畏守節清苦學問精博威儀端推允合師表之任臣師事景仰者有年矣近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脩年今六十九歲而聰明未衰氣力不耗奔走鞅掌之事猶足以供之况從容函文之間乎且年齒雖高有關於其職則縱非大臣而從仕朝列者尚多有之若脩獨拘例罷則於引年自處之道幸矣國家優賢尚齒之義恐或有虧臣等有聞辭退以復合辭憤發不勝激昂以爲大學賢關本宜老成文雅之儒徒以致仕之例儻奪臣等師資之益則實有缺望伏惟 聖慈垂察勿令致仕許還本職永爲多士之表則豈但臣等之幸實是公道幸甚下議于議政府啓云李美等上言不無過情然大學生之言不可謂之妄也且脩之爲人亦合於師儒宜從其請從之脩年雖七旬氣力不衰然學術荒疎不合師表人皆笑之

○義禁府啓同福縣令河綱地以官穀四石私與守城軍玄右律當杖九十然坐李種之事已受罪請刺字費用之物徵入官從之除刺字○丁丑傳旨禮曹予惟親喪固所自盡哭泣之哀齋衰之服飭粥之食皆至情之不能已者然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不忘而服必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然則以死傷生毀身滅

性非聖人之政也故禮記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飲酒食肉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又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又曰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朱文公家禮初喪易服不食註請子三日不食親戚隣里為糜粥以食之尊長強之少食可也司馬溫公亦云若素食不能下咽以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凡此皆慮其傷生而以權制者也近日士大夫家居喪毀瘠大過或廢喪事以至滅性又墮孝道者有之是豈聖人制禮之本意而父母所望於子之心乎况國君之子生長深宮居處飲食異於平人居喪之禮難以拘於常制又况王世子將為宗社生靈之主所係至重苟或過與不能勝喪其為不孝不慈孰大於是夫聖賢制禮有疾必飲酒食肉其慮至矣然孝子方哭擗哀痛之時五內摧裂病已入己而不自知也若待證候發外則病已深矣雖飲酒食肉亦無及焉曷若追病之未深而預防乎肆予參古禮酌人情著為權制王世子及大君以下諸子三日之內少食粥三日後食食逾月少飲酒卒哭後食肉如有疾病雖



喪亦須食肉疾止復初其居處隨時寒暑用板床及堞布褥布被布  
枕庶免疾病以全性命是予至懷惟爾禮曹體此永爲遵守○巳卯傳  
旨兵曹優禮高年古之道也年滿七十致仕堂上官以上退居田里者  
以復其戶永爲恒式○刑曹申強盜任實囚洪仲彥金城囚鄭春等三  
人依律斬從之○庚辰以南智判中樞院事權自弘守司憲執義趙  
白珪司諫院左獻納金布慶尚右道處置處○辛巳刑曹申瑞興囚金  
義精安義生等造說人食人肉罪以造妖言律罪當斬命減一等全家入  
居邊邑○癸未諭成吉道都節制使慶興近地及越江居住骨看兀狄哈  
等今因失農必率妻子來乞米糧其以鏡城田米三十石搏節分給○乙  
酉世子行別祭于輝德殿○丙戌日本國大內殿寺寺良教弘遣聖孫  
等十三人來獻土物世子引見于繼照堂聖孫申云我大內殿聞王妃  
昇遐已久但國內有亂至今未修陳慰之禮耳禮訖命饋于朝啓廳  
○聖節使成勝還京師 帝還我漂風金元等十三人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八

世宗實錄卷第一百十八

十五

○世宗對為親影京師 帝影與影風全示等十三人

景慶日及山國內有廣至今未始刺穆之野耳對指命前于顯君

善十三人來燻土祥也子信長于 繼然世運中示姓大內親聞王

西出子行保帶于戰野煥○丙亥日本國大內親在自與建以聖聖

等今因與景必率事于末子米縣其之親如田米三十百戰前合

各盡品○癸未倫有吉彭雅前傳對聖與出狀及煥以各封骨香爪外

是靜交善主等並安人食入肉罪以數放言事罪當神命越一善全

白狂后善則去燻陽金亦慶尚古數處置家○辛巳派曹中擬與因

人林神神對之○庚辰以南醫吳中跡到事辭自公書信寫然

之勤士○庚辰以南醫吳中跡到事辭自公書信寫然

音并善○庚辰以南醫吳中跡到事辭自公書信寫然

林親及齊兩心全對命吳之 聖聖對前 聖聖對前 聖聖對前

契亦與心因乘土各四北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各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九

三十年

大明正統三年

春正月戊子朔領議政黃喜率百官行望闕禮于景

福宮命除本朝賀禮進表裏鞍馬諸道進箋及方物○曲宴于內殿

宗親二品以上侍宴世子及諸大君諸君以王后大祥前不與宗

親三品以下賜宴於朝啓廳文武二品以上於議政府三品堂上官於

禮曹耆老所承政院集賢殿於各其本司關內各衙門及軍士皆賜酒

殺又饋倭野人于勤政殿庭○忠清道監浦舒川韓山恩津地震○己

丑以契缺楊治屬甲士初二人皆以守令犯賊收告身前年上言欲赴

武科重試下政府議之賊少且有武才故錄之○庚寅諭咸吉道都節

制使金允壽有人告朴龍等九人被虜在野人欲令刷還議于政府皆

曰可刷非特此也累次被虜在野人者頗多卿其知悉刷還方略商度以

啓○忠清道處置使朴培卒○以年饑減黃海道鹽十貢益三分之一

○辛卯議政府錄事金尚呂等上言內直司樽以至養賢庫錄事戶曹

重監皆著紗帽獨臣等著有角頭巾尚循前朝弊習深以為憾許令并

著紗帽不允○癸巳諭平安道觀察使節制使沿邊守禦固不可解弛

近因年饑民生艱苦欲贍民力專務農業且也先聲息未知虛實然以

節日使所啓觀之似無虞矣卿其知此勿騷擾以厚民生以嚴邊備○甲午議政府據兵曹呈啓頃以也先聲息平安道沿邊口子之孤單勢弱者併合防戍今無緊急聲息而遽移土著居民以搖其心恐將流亡且沿江賊路要害之地居民戍卒并入內地儻有賊變如入無人之境有違備邊之策其已併合口子人民即令還業未併合者勿令移置從之○乙未論諸道監司凡諸鄉藥外方無知之人或採取不以其時乾曝不如其法遂使藥味失性治療無效甚不可也自今須要採之以時乾曝如法且於上供時某官某人某月所採某藥并錄以聞○丁酉遣工曹參判李思仁如京師謝恩表曰天心字小克敦撫綏海曲覃恩深感激佩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幸際昌辰叨居弊服唯知謹於屏翰曾未報於涓埃豈意漂風之船獲依上國之岸特紆睿鑑之顧再造餘生俾及賤价之回復還舊業歡騰鄉井事光簡編茲蓋伏遇大度包容至仁育物保萬民而如子德侔乾坤合四海以爲家澤洽夷夏遂令遐裔得荷殊私臣謹當恪守箕封庶殫登東之職恒申華祝倍輸拱北之誠方物表曰聖化無外特還漂海之氓誠懇由中庸修執壤之禮謹備黃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黃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

各一十張人參五味子松子各一百觔右件物等名般甚夥製造匪精  
豈充享獻之儀聊表歡欣之志○戊戌諭成吉道觀察使節制使以大  
浪皮爲貴者用以飾兵器不忌水而堅好也曩五鎮子弟進召介魚皮  
堅好與大浪皮無異而花紋尤奇乃得之於野人也金保之爲吉州判  
官於海濱見此魚皮或者又言慶尚道盈德等處有之以此而觀其出  
於我國無疑矣大抵新產之物官家求之則民必厭憚而諱之我國所  
出切用之物不可不知也卿其訪問以啓毋令急急騷擾又諭于慶尚  
江原道求之○初奉憲大夫黃裕歲除日詐稱病不詣闕肅拜命召之  
亦不即進下憲府劾而罷之諫院啓事涉不敬請正其罪以懲之議于  
政府奪告身○義禁府啓崔布生妾于益謙欲稅奴婢契券于都官當  
該正郎朴回託以知曹事李中允相避告中允不稅勒令止訟請依續  
典奴婢誤決條回爲首杖一百中允爲從杖九十並收告身充水軍不  
叙從之命除充軍付處外方○元從功臣子孫李英美等上言元從  
功臣一二等子孫已曾叙用而獨三等之後未蒙聖恩許令臣等亦均  
被 聖恩不報○黃海道監司請穀種一萬六千四百石從之○日本  
國使臣宣慰使知承文院事姜孟卿發向慶尚道禮曹啓授事目曰使

臣伴從人來京者毋過二十人若強請則依癸亥年嚴光例以二十四人爲定其賫來貿易之物若一二百駄則分三道上送若三百駄以上則開陳道途轉輸之弊及京外同價之狀如負重丹木銅鐵等物須令留浦看品知數以給其價若又強之國王使臣非常時往來之人可從其請○已亥諭成吉道監司權孟孫戶曹據卿所報啓野人糴穀雖不可督徵亦不可虛棄姑徐定限以徵議諸政府或言當徵或言不當徵予爲野人告糴不可遏也旣給之亦不宜督納也卿知此意與野人云當初告糴守令不稟國家私自給之迄今四五年皆不納還甚爲不可若然則後日汝雖貧必不賑貸反復詰責能有納者納之其不能者不須督之勿刻迫以致浮動○書雲觀啓今戊辰年正月十月上弦大明曆在初八日本國曆初七日大明用通軌日出分本國用內篇日出分命更令推算○庚子慶尚道監司請春麩種四千六十五石平安道監司請春麩種一萬五千三十石從之○辛丑獻陵直下鈞上言臣父孝文付處稷山祖母年今九十有六餘日未久欲及生時相見命放之○黃海道監司請春麩種二千七百三十石從之○壬寅同知中樞院事尹得洪卒得洪務安人生長海郡憤舟楫歲已亥倭賊寇忠清又犯

黃海道得洪時爲京畿水軍僉節制使追捕失機體覆使欲論軍法得  
洪請更追賊不及然後就死體覆使許之得洪追及與戰殺十餘級  
獲船一艘賜宣醞表裏鞍馬尋拜右軍僉控制明年陞同知控制癸卯  
出爲全羅道處置使捕倭賜衣酒鞍馬累遷中樞院使改同知常管  
諸道兵船及漕運之事卒年七十七謚襄靖因事有功襄寬樂令終靖  
子建官○癸卯義禁府啓曹守命供招食人肉之事不親見之但聞諸  
海州女福德曰兒屍頭在盲人女子家離下以告金間間誤傳於李季  
隣子塾曰海州人有喙人屍者請金間照妖言惑衆律當斬福德杖八  
十守命杖七十各命減三等先是同副承旨李季向使宦者金得祥啓  
曰金間之獄臣悉知始末金間所言海州盲人女子喙屍之言與福德  
所說盲人之女之言吻合無異曹守命特中間傳言耳今義禁府以金  
間爲誤傳守命之言照以妖言之律罪至於死臣竊謂福德所傳盲人之  
女之言實虛語也若其實事何肯自說食人肉之事乎逮問福德而斷  
之則茲事之爲虛也可明矣不絕其根株而論其枝葉臣恐未安也此  
事出自臣兄忘其所言之人率爾啓之罪不可免然不聞於耳敢發詐  
言乎若造詐言罪亦無悔只以受其道監司之命欲救飢民向請穀種

乃發此言始起是獄臣意謂自此之後雖真有食人之事人皆諱之  
殿下必不聞矣言路通塞實關治體誠非小事柳仲郢家法在官不奏  
祥瑞奏其祥瑞似若無害然人君聞其有祥瑞則誇其心曰吾治足矣  
驕心自此而生不亦害治之大者乎丞相李沆入謁帝前必陳水旱災  
變不孝惡逆之事帝慘然不樂同列亦非之沆謂人君不可一日不憂  
懼一日不憂懼則無所不至人以沆爲知大臣體言路之塞非國家之福  
也臣觀歷代書史書人相食者多矣且以我東國言之三國史書人相  
食者不一而再飢饉之餘有如此之事勢所必至今海州連歲凶荒人  
之死亡大抵五分之一此事雖不實而虛言之出理所當然不可以爲  
妖言也相爲容隱已有法以此爲妖言不論其法金間守命叔姪也窮  
推極詰臣意亦以爲未安也臣心懷此非一日矣恐瀆天聰未敢以聞  
今不忍舍默然亦未知臣言之是與非也 上曰爾言是矣非爾無說  
此者高麗五百年間固無是事予無德政以及民而又有如此之言心  
甚愧焉此事初議于政府曰昔李沆魏尚聞四方災異報未至而先言  
之允災異之事啓之是矣然季隣則問其言所出難錯不的指何人又歷  
問諸同列固非大臣之體然若以此爲罪無奈言路不通乎何以處之



政府啓此非小事固當問之予從其請鞫之初既與大臣議之又當與大臣議決爾之所言亦與大臣言之○京畿監司請春麩種一萬三千九十石從之○乙巳副司直李相上書曰臣本遠方草萊賤士漂轉犬羊之地自料必死異域特蒙 殿下之恩得入聖朝仍請存留命賜配妻授官六品己有年矣臣才無寸效業無片善雖終身飽暖愧無絲毫之補不勝惶恐竊思臣初來未知本朝風化任經累年乃知禮樂文物粲然可觀與中國無異但聞有異於中國之規模者頗多臣謹觀司馬光曰國家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係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之世則戮於有司矣衣冠焉有是非戎習與不習耳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朝驅之使去此而取彼則無不憂虞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魏孝武帝變胡服效華服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民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

辨智不能論也。臣昧死謹以中朝今時宜行之事條陳以進伏望  
聖裁一本朝宴中國使臣率用女樂其於敬上宴賓之誠至矣然齊人女  
樂見譏於聖人况殿下高拱至尊之位豈用妓女歌舞於御前亦非  
中國之典禮臣竊以為自今殿下及東宮親宴之日用男樂勿用女  
樂以尊瞻望諸君宰相之宴仍用女樂慰悅使臣一中朝文武臣僚皆  
服花撿胷背文以飛禽武以走獸自一品至九品各有等差雖天下朝  
覲會同之時即知職秩尊卑是乃章服也本朝大君諸君駙馬三公大  
臣百僚等官並無胷背服色混同瞻儀莫辨乞依中朝之制文武百官  
凡諸朝會及接中國使臣之時悉令服胷背以別尊卑一中朝自京至于  
諸路每於十里皆置急遞鋪以傳送公文請依此法於諸道要路每十  
里置一鋪以旁边居民守之專委遞送公文免其雜役庶得兼省驛馬  
之弊一中朝巡警之法在京設五城兵馬司晝夜把守門禁巡緝街道  
遇有盜賊及不公不法者並捕送刑部緝罪又京城內外道路皆置巡  
警冷鋪或一里或半里每鋪相望夜必提鈴坐更如有盜賊非常之事  
即以鈴相報旋即捕獲雖千百人無一得脫本朝既無兵馬司又無巡  
警鋪惟中樞院堂上率軍士夜巡街路巡于東邊則西邊預知巡于

西邊則東邊預知一時巡過之後盜賊生焉請依中朝之制置五城兵馬司又立巡警鋪專委把守門禁巡緝街路擒捕非常則盜賊自然屏息一中朝自畿內達于諸路關津要害之處皆置巡檢官巡吏各一守卒或二三十或五六十人巡捕草寇山賊把守關津譏察逋逃故軍民不得逃盜賊不得亂本國各道無把守譏察之法亦無巡檢捕獲之令盜賊橫行軍民逃竄請依中朝之制如此設施則軍自軍民自民各安其業且無奴婢逃亡之弊臣學術荒疎聞見淺陋不敢仰瀆天聰伏惟小垂意焉下議政府議之僉曰不可右贊成金宗瑞曰女樂歷代不用中朝亦然允諸宴賓悉令勿用竟不行○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平壤咸興府六房主事額數及去官格例不曾詳定隨宜除授實爲未便自今平壤府主事八十九人加一每三十人一人七品去官咸興營六房八人減二人府六房十八人加二人並一人六品去官府主事五十六人加四人每三十人一人七品去官從之○丙午熒惑犯房星○丁未議政府啓金間曹守命已治其罪而李季璘獨免請并罪之上曰初欲問季璘議可否于本府僉曰非欲治季璘進言之罪只欲得發言之人知其虛實耳雖推問可也是以問之今欲罪之不亦非乎若罪季璘則後日誰肯

進言乎明日更啓曰臣等初以李璘爲無罪者恠異之事聞而啓之是也及劾之則乃無根之言也及上問李璘又不以實對固當治罪乃收奪告身或者曰自古凶年飢歲人相食著在史冊匪獨今時况黃海道年比不登而丙寅尤甚死者相枕人之相食無足恠者廟堂大臣曾不救民使免於餓莩反陷言者以蔽聰明何哉○已酉集賢殿啓今收李季璘告身雖不以進言之故而罪之外人安知非進言之故歟如此則後日雖有災變必無進言者矣 上曰憲府與政府皆請罪季璘豈無意歟季璘以憲長聞恠異之言徒然聽之忘其發言之人殊無風憲大臣之意及予下問之時以爲聞諸同列奔馳面質同列皆曰不言則又以爲聞諸金間為辭其計巧矣儒者見其一弊不顧其餘若等徒知後日言路之塞之弊而不知飾詐欺君之心之不可長也○刑曹申咸吉道永興囚強盜山守等六人依律處斬從之○忠清道監司請春年種一千六百五十石江原道監司請春年種一千九百三十九石鬼麥種九百八十九石從之○庚戌傳旨承政院曆筭生徒每月每旬筭書曆經中講一書每於都目必取講通五十以上者其中通多者給遮兒職二隨品加資准職除授六品去官後隨才叙用受職者除

通五十外餘通并錄後都目病三日削通一無故不任一日亦削通一  
無故滿三十日論罪充軍生徒缺擇四部學堂衣冠子弟年十七歲以  
下聰敏者各三人并取自願人提調覆考填缺六品去官內算法精  
明者及他官算法精明者三人提調選揀為提舉訓導其生徒改稱學  
官所讀算書曆經每日置簿依講肄官例每月給切八二十三二暇日  
勤怠知禮曹承旨糾察○辛亥致奠于會寧住都萬戶童也吾大賜  
布紙○壬子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各道監牧官殿最今後依騰錄除春  
夏等於歲抄摠計一年馬匹蕃息之數以為殿最從之○諭慶尚道監  
司以知咸陽郡事李甫欽移任大丘欲試社倉便否及時置倉試之亦  
論于甫欽○賜對馬島宗貞盛木鼠大大羔白鶴鴉白鵝人參連錢驄  
馬一匹米豆二百石從其請也○乙卯議政府據兵曹呈申國賴於民  
民賴於兵募民益兵實為保國之計况我國四面受敵尤不可小弛今  
昇平日以生齒漸繁軍額宜加而尚循前數儻有緩急將何以應之有  
違國家長遠之慮謹以一二可行條件具列于後一甲士四千五百今  
加三千別侍衛三千今加二千防牌四千五百今加三千攝六十一千  
八百今加一千二百近仗六百今加四百銃筒衛二千四百今加一千

六百上項軍士分爲五番四朔相逆各於當番都目遷轉一別侍衛每  
年正月番上者受四月祿五月番上者受七月祿九月番上者受十月  
祿一步甲士銃筒衛初取才仍舊近仗防牌攝六十則姑以鑰壺水竭  
之間能走二百三十步兩手各持五十斤之物行至七十步者取之一  
近仗防牌攝六十銃筒衛下番改取才姑以兩手各持五十斤之物行  
至五十步者取之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今忠清江原京畿驛吏  
等請置察訪然曾罷察訪而置驛丞法立未久不可遽改但自綠楊至  
銀溪野人來往之路受弊尤多凋殘益甚可復察訪從之○司憲府申  
瑞興都護使崔淪之以獐肉贈遺於兵曹判書金世敏京畿監司趙惠  
刑曹叅判趙遂良請執致鞠問從之竟以赦免○是月遣知兵曹事鄭  
而漢于平安道增廣義州邑城之基石築三千一百八十尺壁城一千  
五百二十尺役本道民三千二百人自二月十五日始役三月十五日  
而止○二月丁巳朔諭全羅咸吉道監司培植倭人所獻甘草○己未  
遣前監察安從生于大丘郡修元敬王后外祖贈左議政宋璿墓立  
表石○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咸吉道咸興土官內才幹特異者令監司  
薦望京外官叙用從之○庚申以李承孫爲刑曹判書閔伸知中樞

院事姜碩德開城府留守金鉞兵曹參判李震同知中樞院事鄭陟慶昌  
府尹金何漢城府尹成得識朴董李宗睦並僉知中樞院事洪海忠清  
道都節制使○議政府啓王孫年今八歲天姿岐嶷氣稟英明已當學  
問之時未有位號依古制封拜且置師傅僚屬保養德性從之○辛  
酉議政府據禮曹呈啓雅樂署樂工率皆良人與典樂署賤人樂工職  
銜同踰良賤混淆人不樂爲參詳古制從五品稱嘉成郎雅樂署令從  
六品純和郎雅樂署副令從七品司音郎雅樂署郎從八品和聲郎雅  
署丞從九品和節郎雅樂署副丞以別典樂署且前此五六品各二今  
各減一七品三今減一八品五今減二九品七今加十一每年四都目  
叙用以爲勸勵 從之○壬戌刑曹申平安道龍崗囚強盜得聞等十  
六人依律斬 從之○甲子刑曹申平安道穀山囚強盜龍吉等五人  
慶尚道居昌囚強盜林奇等三人清道囚強盜尚德等九人依律斬  
從之○乙丑諭黃海道監司由自謹中官李穆啓豐川民飢死者一人絕  
食而飢困者一人中官李春亦啓飢饉瀕死載寧三人信川九人予惟  
時方早春民飢尚且如此至三四月舊穀旣盡兩麥未熟將何以救之  
且今所見如此其所未及見者幾何予甚惕然卿之所見如何體予至

懷其賑恤之方盡心布置使一道之民有所賴焉○傳旨兵曹長番官者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一年一歸覲若父母病依前例給傳此外並不給傳○丙寅諭諸道監鍊官大抵工匠率皆賤隸雖監掌官嚴加檢覈必乘間盜竊奸偽難禁且銃筒鑄造功力甚多民間騷擾其弊不貲然禦敵利器軍國所重不得已分遣鑄造若被盜竊或鑄之不如法以致改造則弊不可勝言如其厚薄不均體不平直鐵性柔軟穿漏不完則非但痛洽工匠亦將罪汝汝知此意益勤毋忽○刑曹申江原道淮陽囚強盜得春等六人依律斬 從之○丁卯議政府據禮曹呈申倭人貿易丹木銅鐵烏梅木白燐皮張等看品之時不分物之精麤皆置下品實為未便今後從其本品詳加分揀 從之○戊辰刑曹申京畿衿川囚強盜山守等三人依律斬 從之○全羅道監司啓茂長縣監并請設浴室令人沐浴療病 從之○己巳諭諸道監司節物薦新實是重事今諸道所進節物或不合薦新或闕而不進有違臣子奉上之義今後薦新節司饗房看品置簿每於節過後考其品第高下其不入上第者及闕進者告承政院下攸司鞫之己下旨于禮曹及司饗房大抵物產不異而美惡不同者以其人用心不用心耳卿其益



謹○禮曹啓璿源錄修撰令宗簿提調及郎廳必兼春秋館與春秋館同掌纂錄從之○庚午以平安道牧場馬五十匹給合排吏從察訪請也○辛未議政府據戶曹呈申孤草島釣魚倭船稅魚從監司區處以支使客之費其餘市米布以備國用從之○中樞院副使金乙亥卒致吊致賻○賜祭于同知中樞院事尹得洪其文曰惟卿天資雄毅秉志醇慤結髮從戎赤心衛國折衝禦侮茂績實多十城是賴寵賚有加遂置宰府屢分旌節頃備海寇戰艦是急命卿提領措辦益勤西土連荒漕運事殷卿又拯護以濟凶歉出入賢勞一節夷險庶亨願期永擬心腹何遽嬰疾乃爾不淑聞計以還倍切哀傷節惠易名備舉恤章仍命禮官侔奠菲儀英靈不昧尚克享之○壬申傳旨司憲府令司諫院聞巨濟縣令成小積當國喪初使妓行酒宴飲移文監司推劾如此之事當歸憲府且風聞之禁已有著令諫院越職犯禁劾問以啓憲府啓小積所犯非臣子所忍爲而放縱無所忌憚罪涉不忠諫院之事不爲過矣雖有小失當優容以開言路從之○甲戌忠清道沃川青山懷德等處地震○乙亥通事梅佑還自京歸言正朝使金鉞賚賞賜勅諭來賜佑衣一襲○召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

宗瑞左叅贊鄭萃右叅贊鄭申孫議王孫朝會位次演等皆曰東宮先  
入行禮乃出王孫入領議政率百官隨入行禮致辭以領議政爲之仁獨  
曰東宮先入行禮乃出王孫次入行禮領議政率百官次入行禮三次皆  
有致辭○丙子遣司譯院判官皮尚宜于一歧島刷還漂風人○丁丑  
江原道監司請救荒益三百石從之○庚辰傳旨刑曹允逃亡罪囚搜  
索之時除不忠不孝外其餘雜犯勿閉城門○辛巳議政府據禮曹呈  
啓倭野人進上雜物禮曹郎廳獨自看品移文戶曹戶曹但將移文不  
看物品臆度定價以致差謬自今戶曹當該郎廳率市准人與禮曹郎  
廳眼同看品從之○咸吉道監司請穀種下戶曹給二萬九千七百石○  
黃海道監司啓穀種不足請加給六萬三千三百三十石從之○壬午  
成均生負金宥孫等上書曰文宣王百世之師學校風化之源自古帝  
王莫不以是爲重者所以明禮義重儒術也肆我國家旣設文廟釋奠  
素王雖元老大臣過門必趨至如賤隸旋丘以節其尊師重道之心誠  
千載所未有也今二月二十四日焰焯藥匠托以掘土入于芥宮怒目攘  
臂毆打館奴臣等以大義反覆告諭不以爲聽粹書吏髮夷踞階上慢  
罵諸生其爲肆毒所不可道臣等深有憾焉况國忌之日臣民所謹朝

示不舉豈以匠人之賤敢肆暴怒至於此極乎此臣等尤所痛心者也  
焯焯國家重事固不可廢不謹國忌陵慢文廟豈儒生忍見伏望 殿  
下下攸司痛繩以法下刑曹○召議政府左議政河演等議備邊之策  
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曰也先兵馬去冬至海西則本道境連彼土聞見  
聲息非難前已降諭書問之何至今不啟手更於親信野人細聞聲息  
以啓夫未知聲息預聚軍卒固不可也姑將烟臺候望烽火防守等事  
益加謹慎沿邊居民農務亦仍舊勸課又諭平安道都節制使曰賊變  
未形而先困吾民固非良策毋得別徵兵馬仍舊遠斥候謹烽火邊民  
耕種亦毋令失時又諭兩道備禦事件一三衛韃靼海西野人李滿住  
等諸種野人或迫於也先事窮勢窘而來或許稱歸款勿令度江彼若  
曠日持久先有陵犯之心應機勦擊又若請糧當應之曰軍需不可擅  
給且無贏餘難以塞請雖允察童倉亦勿令度江觀其徒衆多寡誠心  
與否飛報取旨施行此條節制使及邊將潛心區處慎莫喧騰一烟臺  
候望備邊重事官吏以單寒老弱愚惑之人為之且役他務以致踈虞  
前日見敗皆由於此自今擇定富實人戶時以給糧沍寒則亦給毛衣  
曲加矜恤似前不用心官吏重論其罪○刑曹申江原道金城囚強以

元拓等二人依律斬從之○乙酉兀良哈上護軍金大豆麼及每下來朝且還被擄咸吉道民姜吉授大豆麼都萬戶每下副萬戶賜衣帶笠靴髡布其從者亦除職賜物有差○三月丁亥刑曹申強盜綾城囚僧德乳等三人鎮川囚韓田守依律斬從之○戊子正朝使金鉞奉勅回自京師百官迎于慕華館勅曰王世居東藩敬天事大克修職貢愈久愈虔茲以海青來進尤見謹誠特賜王線幣表裡用答至意王其領之頒賜紵絲四匹羅二匹紗二匹熟絹四匹生絹二匹 上賜鞍馬又賜宴于議政府○傳旨禮曹聞中朝禁青花磁器賣與外國使臣罪至於死今後赴京及遼東之行貿易磁器一皆禁絕○同副承旨李季旬啓今加設軍額分爲五番一年三次番上正月八月農隙可也五月正當農月別侍衛一千甲士一千計其儉從一人所率不下二人摠六千餘人番下亦如是上下者計萬餘人也非持此也隊長隊副銃筒衛等亦當此時適番幾至數萬其在京畿者尚且有弊况居遠道者乎必當四月初吉理裝而來乃及五月之期當此之時一人之力過於十人一日之事倍於十日若國家有急邊境有事則何計其弊何計農時乎當此無事之時不計民時起數萬之衆今年如是明年如是以為定法無乃不可

乎先儒國無遊民則生之者衆不奪農時則爲之者疾矣今農月動衆無乃有遊民乎無乃奪農時乎此國家之大弊也且京城穀貴倍於他年今春試甲士遠方之人雲聚京城豈皆賫糧或賣布貨或賣衣服以資其糧京城米穀之減損者至矣大抵舉一知三關內各廠所供蔬菜已盡魚醢亦絕關內如此關外可知京中如此外方可知如此貧乏時又試別侍衛則四方之人輻輳駢進必當如試甲士之時矣請停試取下政府以議僉曰四月迺番臣等非不知農時也然二月迺番亦農時也四月則播種已畢除草未始非是正農之月不可改已立之法也別侍衛試取姑停爲便從之○己丑世子謁 英陵○命慶昌府尹鄭陟參酌大明官制郡縣迎詔赦儀製拜表及迎本國使臣賫勅儀仗黃陽繖一黃龍扇紅龍扇各二黃蓋二金銀橫瓜立瓜金銀鈇鉞金銀綖刀各一令字旗二前導黃旗二前此迎詔勅黃儀仗於拜表及本國使臣賫勅之來皆用之易致污毀故今命別製之其前黃儀仗只用於迎詔勅○庚寅傳旨禮曹允製作禮器初雖至詳然傳之既久必失其真今考大小駕儀仗圖並皆訛謬不合古儀今所製東宮儀仗令護軍安堅依法圖寫其大小駕儀仗圖亦令改正粧續成冊新舊官相代置

簿交割○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山陵輸石時踐蹂民田多損穀苗計其所損給種從之○辛卯議政府啓平安道沿邊防戍之處本多以故士卒分戍往來之弊倍於他道加以遼東迎護送軍往來不絕殆無寧息且大小將帥軍官供億及赴京與遼東往還使臣糜費多端救弊之策在所講究當初擬議以為江界朔州分遣節制使令都觀察使兼任都節制使議已定第因聲息姑寢之都節制使退營寧邊指授方略以為聲援然脫有大賊雖都節制使豈能獨當必別遣大將矣都節制使多率軍官供億之弊既已不貲又如營屬衙前隨營軍不得已各差備以各官軍卒為之兵分力弱且江界朔州兩節制使以時點檢軍兵都觀察使都節制使亦或親往或遣人點檢驛馬困弊如其不足奪騎戰馬此等之弊比舊尤多坐受疲弊有損而無益若如初議觀察使兼任都節制使則都節制使支待之弊軍卒分守之弊除矣請依國初舊例觀察使兼任都節制使本營則仍置寧邊其不緊各差備並皆革罷各還本役命六曹參判以上三軍都鎮撫同議都鎮撫鄭孝全同政府所啓兵曹判書金世敏刑曹判書李承孫禮曹參判柳義孫兵曹參判金鉉刑曹參判趙遂良戶曹參判李先齊都鎮撫成勝曰江界朔州既

制節使依慶尚道左右道都節制使例以上項兩節制使爲左右道都節制使戶曹判書李堅基曰平安道境連彼界變在朝夕罷主將而監司兼治有違大體若以江界朔川節制使爲左右道都節制使則罷一置二弊有甚焉都節制使仍舊但當減損幕僚軍卒其餘有弊條件訪問本道議之右叅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曰平安道備禦之策比他道尤重咸古道北境旣置單節制使又有都節制使不宜獨重於咸吉而輕於平安也若有緊急聲息則必別遣大將與其別遣大將孰愈於仍置都節制使預鍊軍卒以備不虞之變乎論大計者不計小費然此道困弊誠爲可慮宜停不急之費除雜冗軍士休養撫恤以存大體工曹判書安止曰仍舊遣都節制使罷京都鎮撫減京軍士之數朔川江界置三品以下僉節制使○壬辰召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右贊成金宗瑞左叅贊鄭奉右叅贊鄭甲孫謂曰長城邑城皆禦敵之具不可偏廢但不可並舉也長城畢築後乃築邑城乎邑城築後畢築長城手演從愚宗瑞奉曰若鼠竊狗盜雖壁城猶可守之若遇大賊則小堡之民須聚邑城當廣築以石使民有所倚先築邑城爲便甲孫曰長城事功幾成不可中廢且慶源會寧慶興邑城皆已石築

但鍾城穩城雖曰壁城然甚堅築又有坑坎當畢築長城仁曰會寧平  
乃賊路最緊之處須防塞此處然後石築邑城 上曰若石築邑城民  
力不足雖至十年似不能昔河敬復云木柵亦足禦敵卿等以爲木柵  
不能禦大賊莫如石築若然則雖民力不足必須大舉若木柵猶足禦  
敵則賊路要害畢築長城如何僉曰 上教允當鍾城穩城邑城固當  
石築兩邑民勿赴長城之役各築邑城於木柵之外一舉兩全矣○判  
晉州牧事裴桓以年七十例當致仕特命仍之桓上箋謝○癸巳陰陽  
學訓導全守溫上書曰謹按地理全書撼龍經曰水口重重生異石定  
有羅星當水立蓋緣羅星有真假真假天然有人力坤鑑歌曰水口不  
嫌關鎖密千重萬疊捲奇岡羅城鐵障并華表寶殿龍樓捲是強掌中  
歌曰切要水口山勢固密千兵簇立名曰貴地捉脉賦曰水口無關謾  
說當年富貴天外有鑰仍知積代豪雄然則水口不可以寬濶羅星不  
可以空缺歷觀新羅之業千有餘年而造山種樹以補空缺之處至於  
州府郡縣亦皆有裨補造山種木以補寬濶之處則至賢論所謂山有  
不足法貴增添典脉既乘氣猶是生者也而况京師則萬水千山俱朝  
一神千形萬狀更無異情五行之氣全八卦之用備故一山不可以空



缺一位不可以不朝今我國都羅星空缺水口寬濶則羅星水口不可以不補矣然築土爲山而補缺則功不易成種木成林而鎮塞則事半功倍且據龍經曰羅星要在羅城外此與火星相作對火星龍始有羅星若是羅星不居內居內多為抱養癯又為患眼墮胎山然則羅星不可以居水口之內今都城之內射廳之傍造築之山未知何據補之不如法峙之非其位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且洞林照瞻曰石者山之骨也山不可以無骨明山論曰山之爲山以土爲肉以石爲骨以草木爲毛髮昔有毛髮細秀而或爲洪水衝破或爲人力傷殘則爲破龍破龍者村里多破也然則山不可以無石也亦不可以破傷今都城內外之山民聚如林堀土伐石打裂崩摧草木以之而不盛山顏由茲而疲弱若彼濯濯則是掌中歇所謂草木衰殘如崩又薄行藏困倦者也若曰主山之外餘位不妨則臣恐大不然矣從衛護托形勢雖異而皆是一家之龍則此感彼應理勢然矣伏望自今都城內外之山公私伐石一皆禁斷以補山岳之氣下風水學提調議之啓曰都城内山伐石已有明禁若並禁外山古無其論不必禁焉且自南山至箭串一山沂流作案陰陽交度至爲牢密吉山也自水口山至往心驛西曾禁耕種木驛

里以東自箭串大路伐兒峴至外面山腰山脚亦禁耕田伐草培養  
山氣從之○甲午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今別侍衛分五番加設二千然  
取才者少難以充額請以甲士入格未受職者及外方甲士都目狀付  
者從自願考其家風族系移差別侍衛又銃筒衛取才受陳省者蓋寡  
是守令利其使喚而不給也自今依甲士別侍衛例慶尚道七百全羅  
道六百忠清道四百京畿三百取才都目狀上送更試充差其不入格  
者移差防牌攝六十又甲士七千五百依元額充差每番九百並皆番  
上點考後二百輪次權除放遣庶無錯雜之弊又新甲士不拘司勇元額  
並授司勇後當番都目以次陞授又防牌攝六十近仗銃筒衛下番取  
才不入格者犯罪及滿限屬散者從自願更試一次叙用從之○乙未  
司憲府啓府尹朴堧乞告歸鄉姊死托以回京日之四日而葬遂分財  
產馱載而來且以樂學提調移率樂工俾營生產請罪之命能其職○  
開城府請穀種二千石從之○倭僧崇泰以父母畫像請讚命直集賢  
殿朴彭年製之○慶尚道監司啓伏承諭書召介魚皮移文海濱州縣  
訪問之盈德縣令報召介魚一名鮪魚出於九十月之間今非其時未  
得捕捉姑將道內前所得皮二領以進咸吉道監司又啓今得召介魚

一尾及皮三領以進此魚濱海諸郡皆出但不知皮之爲可用也率皆  
取肉而棄其皮也○丙申以安崇善爲藝文大提學李仁和中樞院副  
使○議政府啓側聞平安道沿邊州郡苦於入保人心未安恐有流移之  
弊且都節制使及江界朔川兩道節制使凡有文移皆令驛遞驛騎無  
則代以軍士之馬馬多困斃時無緊急聲息而軍令大嚴文移頻數以  
致人心擾動馬匹疲弊有乖撫綏自今除軍機重事外毋給馬依六典  
以懸鈴挾板行移休養士馬以安邊民從之○刑曹申平安道德川囚  
強盜金思敏等二人龍崗囚強盜禿豆伊等十九人依律斬從之○宗  
簿寺啓順城君謹去歲冬請告歸晉州命令乘傳及歲前上來淹留旬  
月不即還京請罪之命罷其職宗簿又啓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忠孝之  
心人人所同歲時令節必欲侍側謹父母在京又有召命願以遊戱爲  
樂久不上來略無畏忌止罷其職何以戒後請繩之以法不允憲府亦請之  
上曰謹不識事理者過誤所犯不必強論且第譴坐罪已斥在遠方今  
又罪謹予所不忍臺諫再三固請竟不聽○丁酉遣同知敦寧府事安  
進如京師謝恩表曰睿謀諄至庸爲寵綏宸貺稠重竅增感激粉身圖  
報舉國均懼伏念臣幸際昌辰叨守弊服惟不懈於屏翰曾未效於絲

毫何期賤价之還荐被殊恩之渥明綸密勿昭示褒獎之辭綵幣氤氳  
特加便蕃之錫驚惶罔措荷戴難堪茲蓋伏遇度擴兼容仁推一視憐  
臣述職之謹諒臣事大之誠遂令辱資獲紆深眷臣謹當夙興夜寐常  
存挾纊之懷日升月恒倍彈添籌之懇方物表曰天眷悉深特蒙殊渥  
土宜雖薄聊表寸忱謹備黃細苧布白細苧布各十匹黑細麻布六十  
匹黃花席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二十張人參一百觔雜色馬一十二匹  
右件物等品彩匪精名般甚夥豈足充及物之享祇以效獻芹之誠○  
初大內殿使送倭人徒步經至禮曹曰留浦公貿易物件看品甚高請  
行私貿易適堂上罷還館至是禮曹使通事尹仁甫言曰物之不齊理  
之常也豈有不見其物預分高下必看品而後定其高下也若看品  
之官高下不中曹必檢之倭答曰禮曹父母之官閣下吾所親信所言  
如此吾何敢更言然前此公貿易一匹紬銅鐵至十斤私貿易則或五  
六斤今皆公貿易而又不如舊例雜物皆例以下品尤為痛悶今聞吾  
鄉博多島為小二殿所火父母妻子失所流離日夜望吾之來今如此  
則以何物償債以何物養父母育妻子乎願將此意告禮曹禮曹又遣  
仁甫言曰留浦物價當啓聞加給○西部學堂生徒權從南趙稱嘗於

路間毆小川令克文下義禁府鞫之從南等以爲初不知爲宗親而毆之後乃知之惶恐以謝義禁府啓事情曖昧且無證驗似難得情上曰小川令本宗親之微劣者也今又微服而行不能以禮檢身爲人所辱自取之也但小川令云從南等知而毆之從南等以爲不知也允人與宗親相訟獄官不非犯者而獨以宗親之言爲不可信於義何宜更鞫之乃拷訊從南等猶不承請加拷訊 上不允曰以義理反覆窮詰遂皆服從南杖八十徒二年趙稱爲從杖七十徒一年半命減二等○戊戌賻集賢殿直提學金汝葬用棺槨米十石紙七十卷汝字潤甫系本寒微人言其毋業巫食紺獄祠汝沉厚寡言少嗜學登第入成均館累遷注簿歲乙卯選爲集賢殿修撰陞至直提學於經書子史靡不研窮其爲學也通而不固博而能精義理之可疑典故之可考有問之者響應輒中當世服之 上亦重之然不能著述允作文以借僚友爲人有城府機井外似廉靜內實多慾佞己者悅其不付者嫉之鄭麟趾嘗面謂汝曰爲學正心術爲貴汝慙恨率弟子梅佐庭立仰天終夜不寐丙寅集賢殿抗疏論列時事汝稱疾不出又執義鄭昌孫等以言事繫獄舉殿詣關請赦汝獨不與時論鄙之曰金汝六經掃地矣至是命汝

譯四書特陞資方將擢用而中風暴死汝恒在禁中使其學不傳於學者人頗恨之○己亥司憲府啓司藝朴彥心行不肖自拜參職以來不得齒列京官今爲宗學教官知理山郡事朴煥父母家產不分與姊妹互相爭訟不宜復用前直長李培倫以朴回所舉還拜直長凡用人必考舉主賢否朴回旣爲永不叙用培倫不可用 上曰煥將改之培倫之事議于政府政府以爲所舉者有大罪則罪及舉主古有是法未聞以舉主之被罪而棄前日所舉之人也培倫不可不用也朴彥或以爲不必改或以爲勿兼宗學 上以右贊成金宗瑞嘗薦彥爲幕官必詳知其人問之宗瑞曰彥臣之同年且幼與同學素知爲人文武之才俱可用但恃才誇張不自歛飭此其短也臣爲咸吉節制使彥爲都事或嘗與鄉人金和鬪和罵辱以彥祖母爲白冠彥告狀以辯和坐誣遇赦而免臺諫疑此久不署告身特命署之後朝議革都事或遷爲其道教授官監司李叔時素疑彥世累又忤其意罷之他無可議且或言彥在臣幕下不恭於臣幸所倨傲此言皆非若如此臣豈不知苟知之臣敢掩護不以實對以欺君上哉彥竟迺宗學○刑曹申京畿水原囚強盜李玉等八人依律斬從之○全羅道監司請種食二十七萬五千四

百四十石下戶曹給九萬二千一百三十石○辛丑轉運使高得宗啓  
臣初欲由水路押船而行到此觀之若由水道先運已行後運未發待  
監送後運則先運行之已遠恐不及檢察請遵陸經行每至險惡處親  
自監護以送令政府議之左議政河演以下皆曰轉運使當由水路初  
以得宗爲轉運者以慣於海道也宜令得宗常由水路而行若有不得  
已經行審視之處則隨宜陸行便 上從之下諭于得宗○黃海道察  
訪鄭之夏請限站路阜盛犯徒流者鄉吏則永屬爲站吏其餘永屬日  
守下政府議定其法 上問承政院曰鄉吏通仕路者幾今永屬站吏以  
錮子孫無奈大重乎若六典所載只云愿惡鄉吏耳其餘雜犯不在此  
例何以處之承政院曰止役其身不及子孫爲便 上曰若是則似違  
阜盛之策更議諸政府河演朴從愚金宗瑞鄭孝曰鄉吏所犯不問愿  
惡與否例以待流永屬站吏誠可憐問宜以六典之法參酌時宜其愿  
惡鄉吏犯流罪應屬他道驛吏者固當永屬站吏犯徒罪應屬其道驛  
吏者雖在本道子孫禁錮無意於他道其輕重不甚相遠臣等以爲限站  
路阜盛苟爲愿惡則勿論徒流並屬站吏其餘雜犯徒流依舊施行皇甫  
仁曰六典 祖宗成憲何可紛更且站驛凋殘非獨黃海諸道皆然今

必欲移之於彼無奈不可乎演仁等又曰日守本欲役使今若不分貴賤犯徒流者皆以永屬則弊亦隨之有職有蔭人外凡民之犯徒流者屬之日守徒滿則放遣流者遇赦亦令放遣○壬寅議政府啟平安道漕轉一輸于三和縣虎島輸平壤府石毛老一輸江西縣狗島然虎島狹隘石毛老距城遠未易轉輸露積于外以致腐朽可令皆輸大倉然大倉以下江水湍急恐行船為難願遣人審其便否乃遣知印韓承錫審視○傳旨承政院聞中朝之制雖五六品官其誥命皆有制詞首論其人才德中言命官之意終寓勸勉規戒之辭我國東宮及嬪之誥命皆無制詞然褒美勸戒之意有竹冊以載之今世孫誥命依中朝例乎只依東宮與嬪之例別為竹冊以載其辭乎都承旨李思哲等曰若為竹冊則與東宮無別依中朝之制用教命為便從之○傳旨議政府昭憲王后大祥後東宮祭英陵當祭獻陵前此英陵行香使不拜獻陵大君諸君往英陵則拜獻陵乎否政府啟臣等過陵必拜行香使過而不拜甚不可也遂命禮曹令獻英二陵行香使執事互相拜陵○忠清道監司請加給種食十萬三千二百二十餘石下戶曹給七萬三千石○修郭山郡凌漢城○癸卯慶尚道監司請種食十八萬五千四百八十石



從之。禮曹啓輝德殿忌辰祭儀前享三日齋事院請齋戒。王世子

散齋二日於別室致齋一日於齋室。凡散齋不吊喪問疾不聽樂有司

不申刑殺文書致齋惟申享事。凡獻官諸執事及從官應從升者並散

齋二日致齋一日於享所。凡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薤不吊喪

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與穢惡事致齋唯行享事已

齋而闕者通攝行事。諸從官諸衛之屬待衛殿門者俱清齋一宿。享官以下

凡與祭者皆前享二日沐浴更衣前享一日殿司師其屬掃除殿之內外。王世子出

宮乘輦導從如儀至殿門外降輦左中護引。王世子就齋室侍衛如

常執禮設。王世子位於東廊西向設亞獻官終獻官位於。王世子

之後近南西北上設執事者位於神門之西南廊北向東上監察位於

其西。書吏陪其後設執禮位於東階之西西向謁者贊者贊引在南差退俱

西向北上享日未行事前宮闈令整拂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

奠祝版於神位之右。北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

設尊於戶外之左置盞三於尊所享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行事用丑時一刻

宮闈令整拂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設饌具畢前二刻亞終獻

官以下皆素服就殿門外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前一刻亞

終獻官及諸執事盥洗訖執禮帥謂者贊者贊引先就殿庭拜位重行

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庭拜位

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凡執禮有辭贊者皆

傳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謂者引亞獻

官終獻官入就位官闈令開積奉出 神主設於座覆以青紵巾設几

於後副知通禮進齋室前跪請行禮 王世子素服盥洗以出副知通

禮引 王世子入就位從官初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

與平身 王世子鞠躬四拜與平身亞終獻官同贊者亦唱先拜者不拜執禮曰

行初獻禮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

酌酒從官以盞受酒副知通禮引 王世子入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請跪

從官一人奉香合跪進又一人捧香爐跪進副知通禮贊請三上香從

官奠爐于案進香在東西向奠爐在此從官捧盞跪進副知通禮贊請執

盞獻盞以盞授從官奠于 神位前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少退北

向跪大祝進 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副知通禮贊請俯伏與平

身引降復位執禮曰行亞獻禮謂者引亞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

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謂者引亞獻官入詣 神位前北

司立贊跪執事者以盞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盞盞授執事奠于神

位前謂者贊俯伏與平身引降復位執禮曰行終獻禮謂者引終獻官

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執禮曰四拜副知通禮贊請鞠躬四拜與

平身王世子鞠躬四拜與平身亞終獻官同贊者亦唱副知通禮白禮畢引

王世子還齋室侍衛如常謂者引亞獻官終獻官出贊引引監察及典

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立定執禮曰四拜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

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宮闈令納神主如儀執禮率

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撤禮饌大祝

捧祝版瘞於坎王世子乘輦還宮如來儀○遣官行禮儀前享三日獻

官諸執事並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於享所凡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

不食葱韭蒜薤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暑刑殺文書不與穢

惡事致齋唯行享事二齋而闕者通攝行事守衛殿門者清齋一宿享官以下凡與

祭皆前享二日沐浴更衣前享一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內外謁者設獻官位於

東廊近南西向設執事者位於神門之東南廊北向西上監察位於其

西書吏陪設謁者贊者贊引位於東階之下俱西向北上享日未行事前

官闈令整拂神幄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於神位之右

有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戶外之左

置盞三於尊所享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行事用丑時三點宮闈令整拂神幄

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設

前一刻獻官及諸執事俱素服盥悅訖皆就殿門外謁者贊者贊引先

就殿庭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執事入

就殿庭拜位重行北上西上立定贊者唱鞠躬四拜與平身監察以下

鞠躬四拜與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宮闈令開積捧出神主

設於座覆以青紵巾設几於後謁者引獻官入就位贊者唱鞠躬四拜

與平身獻官以下鞠躬四拜與平身先拜者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

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謁者引獻官入詣神位

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一人捧香合又一人捧香爐謁者贊三上香執

事者奠爐于案奉香在東西向真爐在執事者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

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者贊俯伏與少退北向跪大祝

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謁者贊俯伏與平身引降復位少頃

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

謁者引獻官入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盞授獻官

謁者引獻官入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盞授獻官

謁者引獻官入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執事者以盞授獻官

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神位前謂者贊俯伏與平身引降  
復位少頃謂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訖引降復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  
平身獻官鞠躬四拜興平身謂者引獻官出贊引引監察及典祀官諸  
執事俱復拜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  
贊引以次引出宮闈令納 神主如儀謂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  
出典祀官殿司各帥其屬撤禮饌大祝捧祝版瘞於坎○甲辰議政府  
據兵曹呈啓平安道慈城郡西解口子人稠土瘠又爲鴨綠江分流之  
處行城亦且難築勢甚孤單不宜民居請罷西解萬戶移其民于奉浦  
洞等處且碧潼郡椒仇非守禦單弱道路險遠儻有賊變必不及救援  
其居民九戶聽情願徙居樂土從之○丙午置王世孫官屬講書院左  
右翊善各一從四品左右贊讀各一從六品衛從司左右長史各一從  
六品左右從事各一從七品講書院以集賢殿官帶差衛從司以東西  
班他官帶差○以農時命停全羅慶尙忠清道統筒鑄造○忠清道監  
司請加給穀種十三萬石下戶曹給六萬石平安道監司請加給種食  
四萬石給二萬石○戊申司僕寺啓東宮於 昭憲王后忌日詣輝德  
殿時儀物皆裹以黑還宮時去裹 上曰不必去之翼日即吉可也○

遣右承旨李宜洽賜守陵官南智衣一襲鞍馬笠靴○咸吉道監司請種食二萬石從之○咸吉道點馬別監李宗睦請於穩城府草島置牧場從之○已酉世子行忌晨祭于輝德殿○傳旨刑曹英陵飯監崔壽丁各色掌李浥等十四人限已身放役輝德殿各色掌末應金等九人限三年放役今音叱知等二十二人從自願或妻或族親放役三年○慶昌府尹鄭陟進新制東宮大小駕儀仗大儀仗青扇二青陽繖一中居雀扇六青質青蓋二泥金畫雲居金銀鐙各二分左旌及旒節各二分左金鼓各一居中分金銀斫子各二分左金銀橫爪各一分左金銀立瓜各一分左金銀粧刀各一分左哥舒捧二分左鼓字金字旗各二分左碧質紅緣今字旗二分左碧質紅緣熊豹骨朶子各一分左玄白鶴旗各一分左駕龜仙人旗二分左角端旗二分左三角旗龍馬旗白澤旗各二分左青蓋一居中清道旗二青質赤緣畫小儀仗青扇二青陽繖一雀扇四青蓋二金銀鐙旌節金銀斫子金銀橫爪立瓜各一金銀粧刀各一金鼓各一鼓字金字旗各一今字旗二熊豹骨朶子各一玄白鶴旗各一角端三角旗各一龍馬白澤旗各一清道旗二○傳旨刑曹黃海道站路凋弊限阜盛鄉吏犯徒流者若涉愿惡則並全家永屬站吏其餘

各人犯徒流者流品及權務成衆官有蔭子孫外並屬站日守徒滿則放遣流者遇赦亦放遣○庚戌守陵官判中樞院事南智自陵所詣闕命同副承旨李季甸饋之○副司正朴仲病劇其妾初生曰夫殆不幸我亦隨死及伸死初生自刎而死各賜棺槨衣衾賻紙三命祭之○議政府據兵曹呈申甲士入格未授職者及甲士都目付人內自願屬別侍衛者則已令移差別侍矣其甲士取才時二才入格者亦從自願考其家風族系并令移差別侍衛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申前此甲士分三番時六朔相迤一年兩都目今分五番四朔相迤一年三都目已曾立法然無都目日限節次今後正月初一日番上甲士則三月初十日至計十五日內呈都目二十日後叙用五月初一日番上者六月初十日至計十五日內呈都目依前六月都目叙用九月初一日番上者九月初十日至計十五日內呈都目二十日後叙用從之○辛亥世子始以大儀仗受朝參于繼照堂又視事于承華堂○兵曹啓東宮代行迎詔勅講武使臣接待視學及宗廟輝德殿代享正至受賀日本國王大內殿使臣忽刺温接見時用大儀仗從之○義禁府啓慶尚道處置使洪師錫遣兵船十六艘軍士四百三十餘人獵于海島十一艘敗沒

溺死者十六人律該絞命收奪告身遠方付處鎮撫牛安德等五人罪  
之有差○壬子傳旨議政府世子祭英陵當服淺淡服若大君諸君則  
用何服政府啓世子旣用淡服大君以下宜從群臣之例不可與世子  
同也宜服祭服從之○黃海道監司請賑貸米穀六萬一千五十石下  
戶曹給五萬石○癸丑聘領議政黃喜妻葬用棺槨米豆三十石紙八  
十卷石灰五十石○驛召尚州使金鈞鈞為尚州未半年時集賢殿奉  
教以諺文譯四書直提學金汝主之汝死集賢殿薦鈞故特召之尋拜  
判宗簿寺事○刑曹申平安道成川囚強盜金德生等十二人依律斬  
從之○禮曹啓東宮祭輝德殿時依宗廟例用祭服從之○清州椒  
水行宮火○甲寅議政府申大君諸君為輝德殿初獻官則受香祝受  
誓戒為英陵行香使則受香祝服祭服從之○議政府申今當農月雨  
澤愆期請修溝壑淨阡陌審理冤獄掩骼埋胔從之○察判李兢子叔  
文上言臣父拜二品未幾入朝道卒肆未及追贈三代伏望追贈下吏  
曹議以身死後追贈無舊例不允○揚州產玉品甚美命尚衣院作御  
帶○乙卯諭京畿忠清道監司卿等會請穀種有司題給不滿所請之  
數司憲府啓民間無種未得播種者多矣至從監司之請議于政府政



府以爲雖甚凶年穀種民必預畜况去年京畿忠清不甚失農而穀種已加給矣憲府實未知加給之數而言也此二議不同然穀種不可不及時以給卿知此意前請之數必須盡給然後乃足則更啓題給雖不滿前請之數猶可足則酌量題給要須農不失時國不虛竭持大體斟酌施行○全羅道監司請加給種食二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石下戶曹給九萬石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十九



(B)  
732.55  
4724  
[v.4]  
no.37  
0163695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37